

天中許子政學合一集

第
卷



從天定曆候圖說

天垂象。惟聖則之。是天也者。萬象萬數。萬理萬事。從
出之原也。故唐堯開萬世道治之統。首以欽若昊天。
治曆明時。以前民用。迄虞夏商周。代代聖人。舍此無
治。舍此無學。試誦尚書一部。那一篇不原天說起。確
確可信。歎自唐宋以來。道源不明。聖學闕絕。將這生
生動。活。潑。之天。硬以一個理字看視。且似忌
諱言天。凡註解天處。定說不是蒼天之天。又以一個
心字溷過。是以抹卻象數。不言徵應。遂將道理一向
講成虛。泛。無根無着。叫不得應。濟不得事。口口

關異端。自己竟類個虛無寂滅的學問。豈不可惜。惟漢人近古。尚有傳授。故知道原出天。必本象數以徵事。應論天道。確有災祥可驗。論人事。確有補救可挽。談兵法。實可弭亂止戈。談醫理。實可淡災去病。講時命。人世之安危禍福。如操其券。講占筮。眼前之吉凶得失。如響之應。真叫得應。濟得事。而聖學之真本領。猶于此見其大槩。何講道者。偏要抹殺這幾種。反道他惑于災祥。墮于象緯。無怪乎聖道滅絕。止做成個道學之儒的局面。蓋道學之儒。維持風教。端正人心。其見確守定。豈曰易比較之神龍變化。與天同功。

之聖德。確乎有間。余是以表彰聖學。斷從天道說起。論天道。又斷不單以理以心上說。還取漢儒從象數究起。從徵應考起。以見得天象示災示祥。原是示教。寄仁愛之心。必不可以為適然之數。抹之又見得人事。或應或違。確乎可挽。重補救之力。必不可以為一定之數。諉之。由此天道講。方是有據之人事。由此象數講。方是有徵應之心之理。不但一部易經。卦從象數說起。一部春秋。件件災異必記。卽從事應說起。何得曰不言事應。又禮經云。四時流轉。天之教也。風霆流形。地之教也。細參這兩個教字。聖人舍此。

何以爲治爲學之本。此等聖人經書。不據以表彰聖人之道。反去看唐宋以後諸家語錄。半是疑惑。半是抹煞的話。反譏漢人講的不是。真_七誤費心神。余嘗云。舍六經四子書外。讀董子方知天道。讀楊子方知易道。若不知天道易道。難知聖道。濂洛關閩之書。邵子經世。當推第一。但難爲淺學腐儒輩道也。今試問擡頭見天。知東西南朔者幾人。而左旋右旋之說。迄今尚在聚訟。何況見天地之心。窺先聖之秘。粗立此圖表。俾人介然知天地之中。斗指向左。日躔向右。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目了然。從此可識。

又左立晷表。右書物候。灼然見當至而至。方合天道之中。不則當至不至。未當至而至。則均有過不及之咎焉。確然見應候而然。方徵人事之協。不然後期而然。遇期不然。則均有愆戾之召焉。天道人事。確然相參。據此二者而論。益知曆家學問。止炤成法。推算定朔定望。不差也。二至二分。符合也。日月交食。歲餘置閏。有準也。猶然了當。不得畢竟知去歲元旦。冬至。是此甲子。今歲元旦。冬至。爲何輪當。這個甲子。是有說也。去歲立春。立秋。是某支干。今歲立春。立秋。爲何另是一個支干。是有說也。又兼陰晴不一。風雲互變。此

中討天之教。天之心大聖人參贊輔相之功能。賢君相調燮修戒之學術。政在此着留神。天道。聖經。人事。物理。王道。聖學。俱是一脈相關。呼吸相通。一貫道理。豈不痛快千古。如此看易經也。洪範也。月令也。俱是吾道中。日用飲食。家常一刻不可離之帳簿子一般。唐宋人以自己所短。反嫌前人之所長。又加貶絕之。所以聖道幾晦不可問也。考亭先生。以醫卜陰陽等書。解做小道。卽是漢宋人分見不同處。醫理關切性命。通其調燮。可以治國。卜書預知禍福。精其趨避。可以行兵。捍災救難。祛戾迎祥。大而國家。精而身心。實

關切天人理氣。陰陽補洩大道。豈曰淺小。願同人從聖經體認。破卻後來拘見。天有日。希聖有日矣。余嘗云。德必到格。天方見德之大。誠必到動物。乃云誠之至。斷以事應言之也。學必要貫天人。道必要洽幽明。方爲聖德可知矣。或曰。這圖表猶在書本上指陳也。就天就日。有何看法。余曰。有二法。一傍晚觀日法。兼星看。一黃昏觀月法。亦兼星看。試看十一月仲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奎婁在午。及二月仲春。則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井鬼在午。由此而看。五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角亢在午。八月仲秋。則

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斗牛在午焉。此觀日法也。正月孟春十五夜。月在星鳥而出于卯地。昴宿在午。四月孟夏十五夜。月在星火而出于卯地。翌宿在午焉。七月孟秋十五夜。月在星虛而出于卯地。箕宿在午。十月孟冬十五夜。月在星昴而出于卯地。虛宿在午焉。此觀月法也。由此兩觀法。而天左旋。日月右旋。可謂確然有據矣。或又曰。天度一日一週。日躔亦一日一週。而不及天一度四分度之一。乃元經日星節候圖。以三百六十五日配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豈日躔一日止行一度耶。說者曰。是就在每日不及天一度

處算之也。如是則天磨日蟻之說。且不宜作定論書。此以備再參。

康熙十有七年仲冬之吉。天中許三禮著

受業仇兆鰲

范光陽

許汝龍

陳齊永等記

從天定律氣圖說

太元曰律曆交道。聖人以謀。又曰律則成物。曆則編時。四時行。故父子繼律曆陳。故君臣理明乎律與曆。聖學並重。夫何曆法後人較前人加詳。而律制漢後迄今日失缺。攷之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則是律呂一道。準天時合地氣。協人事。應物候。無一處不條暢以達。而其實大聖人德洽幽明。和召萬類。有一段真精神貫注其間。不但是鳴憂是工。器數攸當已耳。然又必借是五聲律呂八音。方可以宣昭其德。條達其和。而使

之洋溢充周以滿其量也。惟後儒好單言理。畧卻器數。淺識聲容。所以缺失爲可歎耳。獨有至宋康節先生。能以律呂唱和。天聲地音。而博通乎天人萬物之數。是不專爲樂律發。而實得乎律呂之精之大者。蓋由伊川丈人。邵天叟。風通音義。世傳微妙。而又自己研窮。一十九年。所以於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而見天地之秘。又由目耳鼻口。氣味聲色。而得生人萬物之情。在氣味聲色四者內。單拈出聲音一道。統攝天人萬物。政所謂律曆交道。聖人以謀。儒生不察。淺目之爲數學。豈非千古憾事哉。惟數學失傳。而理亦無根。

據惟數學不講。而理全無徵應。弊政坐在此耳。有明苑洛先生。相傳楊焦山先生。獨得制器聲律之學。亦由沉思積久。夢寤神授。然未見其著作。各代非不皆有考訂。西山先生。以密室吹灰。從地氣徵候。鄭世子。以制器考聲。從詩歌傳響。又喻春山。以卦爻九六。分損益費松崖。以晷表盈縮。準進退。總皆得其一節之義。而不諳其大全。所以講理。都有可採。取用獨難。徵效。甚至荒缺之久。攷稽不詳。有並葭管灰飛。疑其誣誕。或止信冬至一候。斷不是節。必有然者。可笑。宋明以後人。妄議漢秦以來人之得失。而謂黃鍾六管決。

無與雜賓六管同有氣至吹灰之事何異巴里人見
聞不廣必不信陽燧向日而得火方諸向月而得水
鐘不擊鳴者有山崩之事又何異山居人足未躡江
南海北必不信洋心大海子午有潮汐之汎乎嗟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有一定之感以陰合陽以陽合
陰有環至之應豈知理有固然事有必驗耶竊意節
氣吹灰猶煩密室造作而測影觀天擡頭卽見卦爻
算數猶涉書上言理而驗候徵物隨時可考茲特就
天度日躔立一圖表亦可稍見一端以資參證首以
天度者道之大原所從出也次以日躔者陽至之後

黃鍾下宮日起于東垣律起于非危日晷漸縮日度
漸進律亦漸益也陰至之後蕤賓下宮日曆于東井
律曆于軒轅日晷漸盈日度漸退律亦漸損也維日
退之終而進之始卽律所損之終而益之始以日之
進退爲律之損益尤覺昭昭易見况按之虞帝巡狩
典協時月必於正日惟同律乃可同度量衡先正日
而後同律亦職此義耳天左行一度布氣以生律日
月亦右行一度合氣以應律十二律應十二辰日月
十二會皆與斗柄所指之宮合蓋日月會在天而成
節次陰陽會在地以應律呂也至黃鍾體數三寸九

分與夫蕤賓之數九寸之說。以天度合。每一度以三釐益。三釐損。若揆之卦數。每一月以三分益。三分損。則亦合。蓋十月小雪坤卦。六陰爻。六六三十六。以十爲寸。以零爲分。是三寸六分也。到十一月復卦。一陽爻爲九。五陰爻爲五個六。五六三十。是三寸九分。豈不謂益三分耶。自冬至復。升至四月小滿乾卦。六陽爻。六九五十四。亦以十爲寸。零爲分。是五寸四分也。到五月姤卦。一陰爻爲六。五陽爻爲五個九。五九四十五。是五寸一分。豈不謂損三分耶。自夏至姤。降至十月小雪坤卦。總之一降一升。俱是九分。其實所益

所損。止是三分。律呂紀陽不紀陰。蓋有然耳。然則蕤賓九寸。則何說也。以乾卦六九五寸四分。連體數坤卦。六六三寸六分。合算則九寸。以見陽盛之極也。按太元解。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實以千二百黍而重十二銖。爲半兩。是量度衡皆出此。故曰黃鍾爲萬事根本。蓋呂覽三寸九分。或爲太始之音。而不足以生衆律耶。必引之至八寸一分。而上生下生之音。適備。以是知黃鍾宮也。必八十一分。而後衆律可因以相生。此中定有精義。終不敢以此解爲非。攷樂記曰。土曰墳。坎音也。竹曰管。艮音也。革曰鼓。震音也。匏曰

笙。巽音也。絲曰絃。離音也。石曰磬。坤音也。金曰鐘。兌音也。木曰柷。敵。乾音也。應八方。該萬物之數也。又曰。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應天地。備四時之氣也。蓋宮聲亂。則其君驕。商聲錯。則其臣攘。角聲謬。則其民怨。徵聲洪。則其事難。羽聲差。則其物亂。是其徵應。又在朝廷。君國之大。又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是其考驗。又在身心道義之微。是以周禮典樂。掌邦教。訓國子。歌詩。習箏。舞象。自成童。就教。而卿士大夫。無故亦不撤琴瑟。凡以禮樂不

可斯須去也。夫何教化失。而致典章缺。重後人有無徵不信之歎。竊會思今之天地。猶古之天地。今之人情。猶古之人情。難道鼓宮_七應。鼓商_七應。同此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豈應于古。不應于今耶。難道聞鐘思賢。鼓髀思帥。同此目耳鼻口。氣味聲色。豈效于往。不效于來耶。子曰。反魯樂正。只在雅頌得所。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可知樂以詩爲體。詩以聲爲用。有大聖人在上。德昭天地。功著萬物。又有賢宰執。考訂詩章。較正聲律。吾知官不必夔倫。亦可奏鳳儀。獸舞之治。器不必嶰管。即可臻神聽。和平之理。不此講求。

徒詮義理。未見其有當也。今人之牙舌唇齒喉各存也。即古人之五聲未亡。今日之合四一尺工。具載也。即古人之十二律猶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要在不專器數。不離器數之間。猶之測天曆者。舍瘡瓊玉衡。亦無以寄其觀法也。同人亟留意焉。

康熙十有七年仲冬之吉。天中許三禮著。

從天定曆候律氣圖表

從第二頁中界左右分看

小寒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虛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虛
天網四寸○五釐	北落門	八魁	壁壘陣	騰蛇	離宮	五帝座	羽林軍	羽林軍	騰蛇	羽林	天皇	雷電	雷電	雷電	律應鍾下宮 <small>小雪玄中</small>	律應鍾下宮 <small>小雪玄中</small>
雁北向三具節	懷生	不向民不	不巢國不	鵲始巢	水	不雉國大	雉始雉	當至不至來年	每目以六分	四釐盈	昇上	昇上	昇上	昇上	昇上	昇上
屯閔內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謙少

從天定曆

七

律大呂上宮小寒癸中

晷一丈二尺四分小寒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四厘縮

未將

濟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未將

坤馴

冬季

斗指丑宮

斗箕十一

小雪

十一	三百五十日
十	四十九日
九	四十八日
八	四十七日
七	四十六日
六	四十五日
五	四十四日
四	四十三日
三	四十二日
二	四十一日
一	四十日
十	三十九日
九	三十八日
八	三十七日
七	三十六日
六	三十五日

趙鄭四寸〇八厘

離珠 每一度以三

敗爪 厘益

瓠瓜

楚燕

九坎

漸臺

織女

輦道

左旗

河鼓

右旗

天厨

天淵

天淵四寸五分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天淵

晷一丈二尺〇四分小寒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不至先小

早晚小水丈夫

多病喉痺

未當至而至多

病身熱來年麻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尾箕

立冬

五	三百二十四日
四	三十三日
三	三十二日
二	三十一日
一	三十日
十	二十九日
九	二十八日
八	二十七日
七	二十六日
六	二十五日
五	二十四日
四	二十三日
三	二十二日
二	二十一日
一	二十日

天淵四寸五分三厘

天雞 每一度以三

鯨 厘益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鯨

晷一丈二尺〇四分小寒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不至先小

早晚小水丈夫

多病喉痺

未當至而至多

病身熱來年麻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不為耳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大過失內

律太族上宮立春艮中

狗四寸九分八厘

天籥 每一度以三

天籥

天籥

<

霜降				春孟			
房				心尾			
心				衡指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六	七	八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宗正	宗正	練	天禧	天禧	柞	宗度	宗室
		每一度以三	五寸四分三厘	五寸四分			
律太簇下宮 雨水寅中				律夾鍾上宮 驚蟄甲中			
多流亡				不咸俯民			
不祭爪牙				為愆陽			
不良				不黃落是			
草木黃落				為愆陽			
豹乃祭獸九月中				不黃落是			
當至未至兵起				麥不成民瘦瘵			
畧九尺一寸六分 雨水				未當至而至多			
每一日以六分				病燹疾疫			
四厘縮							
當至未至早麥							
明夷膏				困窮			
夷膏				明夷膏內			
良止				剝割			

春仲				寒露			
心				房			
印指				印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積卒	前星	西韓	龜	車肆	斛	宦者	天紀
			每一度以三	五寸八分五厘			
律夾鍾上宮 驚蟄甲中				律夾鍾上宮 驚蟄甲中			
為害				不服			
不涸甲蟲				不來小民			
水始涸				鴻雁來賓九月節			
當至未至則霧				不咸多病心痛			
稚禾不成老人				未當至而至多			
多病噎				病藪			
四厘縮							
畧八尺二寸 驚蟄							
每一日以六分							
歸妹內				夷明			
歸妹內				夷明			
歸妹內				夷明			

七 二百八十三日 積卒	六 八十二日 積卒	五 八十一日 東咸	四 八十日 西咸	三 七十九日 健閉	二 七十八日 陰陽	一 七十七日 鈞鈐	角 七十六日 日	十一 七十五日 天駟六寸三分	秋分 七十二日 律夾鍾下宮春分卯中
未當至而至多 病癰疽怪腫	有賴 不壞口糜 蟄虫壞尸	淫佚 不收諸戾	雷始收聲八月申	晷七尺二寸四分春分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未至先旱 後水歲惡米不 成多病耳瘁	驕慢 不養下臣 羣鳥養羞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觀視	賁疑 賁飾內	賁飾	晷六尺二寸八分清明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未至叔豆 不孰多病嚏振 寒温泄 未當至而至多 瘧病暴死	不來遠人 背畔 玄鳥歸 不歸家室	為災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九 三百七十三日 右驂六寸三分三厘	八 七十二日 將軍 每一度以三	七 七十一日 騎官 厘益	六 七十日 騎官	五 六十九日 騎官	四 六十八日 巫官	三 六十七日 天輻	角 七十六日 日	十一 七十五日 天駟六寸三分	秋分 七十二日 律夾鍾下宮春分卯中
未當至而至多 病癰疽怪腫	有賴 不壞口糜 蟄虫壞尸	淫佚 不收諸戾	雷始收聲八月申	晷七尺二寸四分春分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未至先旱 後水歲惡米不 成多病耳瘁	驕慢 不養下臣 羣鳥養羞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觀視	賁疑 賁飾內	賁飾	晷六尺二寸八分清明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未至叔豆 不孰多病嚏振 寒温泄 未當至而至多 瘧病暴死	不來遠人 背畔 玄鳥歸 不歸家室	為災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二 六十六日 車騎	一 六十五日 陣車	十七 六十四日 天乳	十六 六十三日 亢池	十五 六十二日 招搖	十四 六十一日 梗河	十三 六十日 梗河	十二 五十九日 帝席六寸七分五厘	白露	
大積 畜積	萃聚	巽翁內	當至未至叔豆 不孰多病嚏振 寒温泄 未當至而至多 瘧病暴死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為災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觀視	賁疑 賁飾內	賁飾	晷六尺二寸八分清明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未至叔豆 不孰多病嚏振 寒温泄 未當至而至多 瘧病暴死	不來遠人 背畔 玄鳥歸 不歸家室	為災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十一 三百五十八日 天槍六寸七分八厘	十 三百五十七日 右驂 每一度以三	九 三百五十六日 右捭提 厘益	八 三百五十五日 折威	七 三百五十四日 大角	六 三百五十三日 陽門	五 三百五十二日 右捭提	四 三百五十一日 天乙	三 三百五十日 太乙	春季 斗指辰 辰宮
大積 畜積	萃聚	巽翁內	當至未至叔豆 不孰多病嚏振 寒温泄 未當至而至多 瘧病暴死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為災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觀視	賁疑 賁飾內	賁飾	晷六尺二寸八分清明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當至未至叔豆 不孰多病嚏振 寒温泄 未當至而至多 瘧病暴死	不來遠人 背畔 玄鳥歸 不歸家室	為災	不登暖氣 禾乃登	乃口 不肅君臣	大積 畜積

二	四十九日	天田	天地始肅	否咎
一	四十八日	璠光		半入
十八	四十七日	三公	無功	以四度
十七	四十六日	周鼎	不祭師旅	每一卦
十六	四十五日	平道	鷹乃祭鳥七月	損減
十五	四十四日	進賢七寸二分		

十四	四十三日	庫樓七寸二分三厘	暑五尺三寸二分穀雨	
十三	四十二日	柱 每一度以三	每一日以六分	
十二	四十一日	衡 厘益	四厘縮	
十一	四十日	闔陽	當至未至水物	同
十	三十九日	天門	雜稻等不為多	人昆
九	三十八日	平屋	病疾瘧振寒霍	
八	三十七日	青丘	亂	
七	三十六日	青丘	未當至而至老	
六	三十五日	土司	人多病氣腫	節永
五	三十四日	土司	白露降	
四	三十三日	土司		

三	三十日	軍門	霜	節度
二	三十日	丙厨	不至無嚴	恒常內
一	三十日	左籓	涼風至七月節	
十八	二十九日	良將七寸六分五厘		

十七	二十八日	天衡七寸六分八厘	暑四尺三寸六分立夏	
十六	二十七日	三卿 每一度以三	每一日以六分	
十五	二十六日	三卿 厘益	四厘縮	
十四	二十五日	左轄	當至未至旱五	恒常
十三	二十四日	長沙	谷傷牛畜病	
十二	二十三日	天相	未當至而至多	
十一	二十二日	左執	病頭痛腫盜瘕	
十	二十一日	右轄		避唐
九	二十日	謁者		
八	十九日	常陳左		
七	十八日	常陳		
六	十七日	郎位		
五	十六日	郎位		避逃

大暑

四 十五日
三 十四日

幸臣
幸臣八寸一分

不為穀實
腐州為螢六月中

暑三尺四寸小滿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履禮內

星張

二 三百十三日
一 十二日
七 十一日

天權八寸一分三厘
帝座 每一度以三
右執法 厘益
太子

戎盜
不犖不備
鷹始擊

當至未至凶吉
有大喪先水後
早多病飭急瘵
痛

履禮

柳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從官
天理
屏
天璣

之暴
不壁急怕
蟋蟀居壁

未當至而至多
燂隘腫

渙文

柳星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虎賁
虎賁
東甌
東甌

寬教
不至國無

豐大

豐廓

小暑

九 百九十八日

溫風至六月節

暑三尺四寸四分芒種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縮

鼎窳內

夏仲

斗指
午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長垣
太微 厘益
少微 每一度以三
少微 八寸五分八厘

厲疾
不生民多
半夏生

當至未至凶言
國有狂令
未當至而至多
病厥眩頭痛

鼎窳

鬼柳

一 二 三 四

天樞
天牢

放逸
不鳴貴臣
蟬始鳴

始遇

始遇

鬼井

一 二 三

天廟
天廟

不息
不解兵革

咸迎

咸迎

夏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師九寸芒種四風

鹿角解五月中

暑二尺四寸八分復

咸應內

三十	八十二日	軒轅左八寸九分七厘	盈一尺五寸四分四厘	威應
二十九	八十一日	天稷八寸九分四厘	盈一尺六寸零八厘	
二十八	八十日	天稷八寸九分一厘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七	七十九日	內平每一度以三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六	七十八日	天相 厘損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五	七十七日	軒轅中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四	七十六日	軒轅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三	七十五日	軒轅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二	七十四日	酒旗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一	七十三日	軒轅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二十	七十二日	軒轅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十九	七十一日	上台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十八	七十日	上台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十七	六十九日	上台八寸五分五厘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十六	六十八日	律林鍾上宮小暑丁中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十五	六十七日	文昌八寸五分二厘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十四	六十六日	文昌 每一度以三	盈一尺六寸七分二厘	

芒種

十三	六十五日	文昌 厘損	陰慝	當至未至先小	乾晬
十二	六十四日	文昌	不至是謂	水後小旱有兵	
十一	六十三日	柳	麥秋至	多病泄注腹痛	
十	六十二日	柳	盜賊	未當至而至病	
九	六十一日	南曜	不死國縱	臙腫	
八	六十日	狼狗	靡艸死		
七	五十九日	諸侯	潛伏		
六	五十八日	諸侯	不秀賢人		
五	五十七日	諸侯	苦菜秀四月中		
四	五十六日	諸侯			
三	五十五日	內階			
二	五十四日	內階			
一	五十三日	積薪八寸一分			
參	律林鍾下宮大暑未中				
九	五十二日	四瀆八寸〇七厘		暑三尺四寸大暑	
八	五十一日	四瀆 每一度以三		每一日以六分	
七	五十日	南戒 厘損		四厘盈	
六	四十九日	南戒		當至未至外兵	
小滿井					
夏季					

夏季

耳指 未宮

從天定圖說

比親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八日	四十七日	四十六日	四十五日	四十四日	四十三日	四十二日	四十一日	四十日	三十九日	三十八日	三十七日	三十八日	三十九日	四十日	四十一日	四十二日
北戒	積水	水位	水位	天罇	弧矢	弧矢	弧矢	關丘	狼	軍市七寸六分五厘						
不生困于	王瓜生	后	不出嬖奪	蚯蚓出	淫漫	不鳴水潦	蟻鳴四月節									
來年飢多病筋	痺胃痛	未當至而至多	病脛腫惡氣													
比密	師衆	旅裝內														

夏

參 背 背 畢

十一 三六日
十二 三十七日
十三 三十八日
十四 三十九日
十五 四十日
十六 四十一日
十七 四十二日
十八 四十三日
十九 四十四日
二十 四十五日
二十一 四十六日
二十二 四十七日
二十三 四十八日

律夷則上宮立秋坤申

孟秋

十一 三六日
十二 三十七日
十三 三十八日
十四 三十九日
十五 四十日
十六 四十一日
十七 四十二日
十八 四十三日
十九 四十四日
二十 四十五日
二十一 四十六日
二十二 四十七日
二十三 四十八日

丈人七寸六分二厘
水府 每一度以三厘損
孫 厘損
野雞
老人

不中
不降政教
戴勝降于桑

暑四尺三寸六分立秋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盈
當至未至暴風
為災來年黍不

旅裝
旅裝內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十二日
鉞	子	井	屏	天屎	天廁	伐	軍井	玉井七寸二分									
為	未當至而至多	病咳上氣咽腫	夫殺	夫斷	半入	以四度	每一卦	革更									

穀雨

畢 昴

十一 三六日
十二 三十七日
十三 三十八日
十四 三十九日
十五 四十日
十六 四十一日
十七 四十二日
十八 四十三日
十九 四十四日
二十 四十五日
二十一 四十六日
二十二 四十七日
二十三 四十八日

律夷則下宮處暑申中

憤盈
不生陰氣
萍始生三月中

暑五尺三寸二分處暑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盈
當至未至國多
浮令兵起來年
麥不為
未當至而至病

夫殺
夫斷
半入
以四度
每一卦
革更

昴

十一 三六日
十二 三十七日
十三 三十八日
十四 三十九日
十五 四十日
十六 四十一日
十七 四十二日
十八 四十三日
十九 四十四日
二十 四十五日
二十一 四十六日
二十二 四十七日
二十三 四十八日

玉井七寸一分七厘
參 每一度以三厘損
參 厘損
坐旗
參旗
九州

苞亂
不見婦人
虹始見

當至未至國多
浮令兵起來年
麥不為
未當至而至病

蟲事

驚蟄

五 六 七 八
七十七日 七十八日 七十九日 八十日

天困 天困 天困 積尸

天困右五寸八分五厘
律無射上宮寒露辛中

陽否 不華是謂
桃始華二月節

暑八尺二寸寒露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盈

需侯

秋季

壁奎斗指戌宮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六十四日 六十五日 六十六日 六十七日 六十八日 六十九日 七十日 七十一日 七十二日 七十三日 七十四日 七十五日 七十六日

右更 左更 左更 天將軍 天將軍 華蓋 扛 天倉 傳舍 傳舍 天庾 天庾 天庾 天庾

天困五寸八分二厘
每一度以三厘損

不熟 不萌果蔬 草木萌動 不服 不來遠人 鴻雁來

當至未至來年 谷不成六畜鳥 獸被殃多病疝 痲腰痛 未當至而至多 病疾熱中

需災 泰交 泰達

雨水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十一日 六十二日 六十三日

右更 上司空五寸四分

律無射下宮霜降戌中

盜賊 不祭國多 獺祭魚正月

暑九尺一寸六分霜降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盈

漸銳內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十八日 五十九日 六十日

王良 王良 王良

每一度以三厘損

私藏 不負甲冑 魚陟負冰

當至未至萬物 大耗年多大風 人病腰痛 未當至而至多 病胸脇支滿

漸銳

八 九 十
五十四日 五十五日 五十六日

外屏 外屏 外屏

陽 不振陰奸 蟄虫始振

當至未至萬物 大耗年多大風 人病腰痛 未當至而至多 病胸脇支滿

益增

五 六 七
五十二日 五十三日 五十四日

贊府 贊府 附路

閣道 閣道 閣道

當至未至萬物 大耗年多大風 人病腰痛 未當至而至多 病胸脇支滿

蒙童

危 室 十七 一 二 三 四

軍南 閣道 閣道 閣道

不行 不解號令

當至未至萬物 大耗年多大風 人病腰痛 未當至而至多 病胸脇支滿

蒙童

立春 十六 四十六 太甲四十九分五厘

東風解凍正節

過差

孟冬

斗指 亥宮

十五 四十五 天溷四寸九分二厘

十四 四十四 女御 每一度以三

十三 四十三 鈇鑽 厘損

十二 四十二 鈇鑽

十一 四十一 土公

十 四十 天廡

九 三十九 天廡

八 三十八 勾陳

七 三十七 勾陳

六 三十六 雲雨

五 三十五 霹靂

四 三十四 勾陳

三 三十三 勾陳

二 三十二 土功吏

一 三十一 土功吏四寸五分

晷二丈一寸二分立冬

每一日以六分

四厘盈

當至未至地氣

不藏來年立夏

反寒早早晚水

萬物不成

未當至而至多

病臂掌痛

小美

過

臨符

升千

升上內

戊午同人問答

謝陟三先生問曰、先生將上下兩論、尊為聖經、且以仁、孝、達天、三個題目、列開諸如論學、論政、各以相關切者、附之、將千古作聖希聖、堂堂大道、特地指出、真是見破天荒、大義可得聞歟、先生曰、孔子在春秋時、人早以聖人推之、其後混雜諸子百家、得董江都策內、諸不在六經、孔氏之書、勿使並進、孔夫子、頭面愈著、而其道、賴程氏兩子、發明、乃尊、獨是四書名目、歷宋元明、千五百餘年、而孔子、又與曾思孟三子並稱、後仍有以周程程張朱五子、與前孔顏曾思孟五子、

作照者殊覺失倫。愚意凡聖人之言，俱以經稱。賢人曰傳，如大學、聖經一章，與孝經十八章，俱以經稱。其驗也。其或賢人隨聖人問答者，例得附以經稱。今將兩論中凡論仁者，合集一帙。凡論孝者，合集一帙。凡論天者，合集一帙。其諸論學論政，該分附之。總稱之曰孔子仁孝達天聖經質前王俟後聖，未有不允乎于千百世者。雖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然一則曰五十而知天，再則曰知我者其天在孔子自遜，則然而千百世尊之仰之，則確乎有據焉者也。原本集註章分而句解之，一

言一動一行一止處，皆可以見聖人之精神。得聖人之面目，然渙散焉，則無歸着處。今照此分看，合看而聖人之本源，究竟分量根元，更燦若星日，真如觀海者向苦茫，無下手處。今則知津渡在何所，揚帆當在何處，登岸在何時。直條守定指南一針，再無岐路，不更信聖人無不可及。天亦有階而可升，耶天一生人而一本，萬殊之理隨具能，做到萬殊一本之量圓滿，則卽我卽天而聖經者，一身備之矣。此愚尊書爲經之大義也夫。

虞在衡先生問曰：四書與五經並傳久矣，今將孔子

兩論既稱爲經。餘則三子書矣。奈何先生曰否。孔廟上配。屬顏曾思孟。四子况顏子喟然得道。在曾思之先。烏可無書。卽單以兩論見顏子問答處。不少。豈竟以顏子死在先。書可不存。止當附夫子而成名。是亦大遺憾事。今擬將兩論中及庸孟。凡屬顏子者。集爲顏子書。上篇家語所載者。集爲顏子書。下篇共爲一書。同學庸孟補成四書。豈非快事。四書仍爲四書。而顏與曾思孟既兼全。無遺則孔子兩論稱經。且與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前古聖皇聖帝聖王之書。皆得經垂無異。方爲盛典矣。嗟也。顏氏子王佐才也。故孟子稱與禹稷同道。以孔子繼殷周而爲素王。何得少顏子繼禹稷而爲素臣。則另列一書。是又質前聖。俟後聖所不易其說者已。姑存此論于茲。俟纂旣竣。將焚告之天與聖。

雲間董涵九問曰。邵子書理數交參。頗難讀。黃石齋先生曾云。堯夫百原山十九年精神。如何便是伊川言下契悟。又云。康節所學。可謂安且成矣。晦菴說伊便是一種聖人。若所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此處只有堯夫到得濂溪。要是三代以上人物。若與此論。何啻千里。蓋二程只見得濂溪田地不

到堯夫田地也。先生輒喜讀邵書所見。果與此同否。先生曰。石齋先生云。堯夫高識玄度。豈復諸賢之所能及。此言確然。余每要節取邵子觀物篇語。補作大學格物一傳。則聖經一章道理。與止至善境界。方見大義。以此比看分量。自明。蓋觀物篇云。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比也。以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而物號有萬人。則爲萬物之靈。聖不論飛潛。又爲人中之秀。所以能育萬物而參天地也。格透此理。是真窺得天地萬物。是我一體。育萬物位天地。是我分內事。方能肩承大學這個担子。直到後來做到德可格天。誠

能動物位育事業。毫無虧欠遺憾。處方云至善。是止也。不然。但說卽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如此格來。那是頭緒。那是究竟。則格物二字。終是瑣細。至善一綱。終無歸着。至所云力久貫通。又云全體大用。俱何所指。實再參中庸天命一章。必言到位。天地育萬物。田地。又唯天下至誠一節。旣言盡其性。盡人性。更必言到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方止。豈聖經言至善。尚未及此二章。盡量耶。卽再証大學中止至善之大。人不過堯舜湯文武等數君。當年修德化民。無不做到。同天動天。鳳儀獸舞。以及山川鬼神。魚鱉草木。無不咸

若田地以此想至善境界何等指實而格物卽是窺
破天地萬物一體而位育分量原着我擔再無疑義
可知由此看竊取程意以補之傳真也何啻千里既
云大學就與小學不同反從卽凡天下之物格起所
云大學之道謂何諸同人細察自明

山陰杜淇英問曰古帝王細行必矜小物克勤如或
不然終爲大德之累漢昭烈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
以惡小而爲之先生謂格物定在大處格請問帝王
之學與儒生不同亦可指陳其槩以定百王大法爲
前古後今之所矜式耶先生曰旣稱帝王治天下乃

其身上心上之事治天下者謂何安天下之民而已
故凡帝王皆稱天子天生帝王原付托安天下之民
能安天下之民方實稱天之子由此觀二典三謨訓
範誥誓古帝王大道無過敬天勤民知人善任使數
大事畢矣他何容心哉一知人則用必大賢黜必不
肖舉錯賞罰當人心而民自安民身安則天心順帝
王之學又孰有大於此哉外此不但狗馬不足好也
土木不足侈也聲色不足溺也清玩不足賞也仙佛
不足慕也貨財不足聚也封禪不足矜也卽讀書好
問兩者最盛美之事亦爲帝王者最盛美之名然畧

其大而習其小對賢良大老則嘿逢近小細人則詢
若是學問二端反爲人君治天下大病倘一陷于此
較諸病且難救而治天下安民生諸大計都不可問
矣何也在人君方曰吾效古帝王勤學好問未嘗侈
土木溺聲色也未嘗事仙佛矜封禪也未嘗好狗馬
聚貨財耽清玩也其實問孜匕所讀者何書耶問殷
殷所問者何人耶又問所講所問者係何事耶堯以
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堯若舜唯
得禹臯陶方能無爲而治問我所托端揆者是舜否
問我托彌教明刑者是禹臯否是則可無憂如不是

還當明揚于下徵辟自上問爲我所薦舉者果有莘
之尹否版巖之說否抑是渭水釣叟龜山尼父否非
則猶當慮不然者游情翰墨肆志縹緲勿論詩不及
李杜卽風雅高並三百篇何益勿論字不及鐘王卽
泣鬼雨粟遠過蒼頡何益勿論問神遠過宣室探奇
高上雲亭卽淹博比孔才美如姬而不在治天下安
民生處講求終亦何益是則何說此蓋儒生之學也
雖儒生而有聖賢豪傑之志者尚不屑匕於雕蟲小
技况帝王耶問此關敬天乎關勤民乎關知人善任
使乎或又問曰敢問爲帝王者欲敬天勤民欲知人

善任使。當讀何等書。典要不煩耶。先生曰。十三經。廿一史。何不在非可學之書。然太繁。政不必字比句櫛也。仔細看來。宋儒真西山。大學衍義一部。明儒丘瓊山。大學衍義補一部。二書足矣。是二書也。講人君正心誠意處。皆關修齊治平之事。講人君治國平天下處。無非正心誠意修身之事。所謂十三經。廿一史。古帝王精蘊。悉載于此。而又前古後今。大法大戒。爛著于此。爲人君者。誠得三五老臣十數良佐。朝夕講究。二書如何敬天在勤。民如何勤。民在知人。如何知人。得善任使。自有先知先覺。如尹者。自有霖雨舟楫。如說者。自有丹書獻若望。東周願若孔者。應聘而起。奏堯舜君民之業。如是而民生不安。天下不治。天心不順。吾不信也。區區他學。何爲哉。昔董江都對策。漢武帝曰。諸不在六經孔氏之書者。勿使並進。愚謂今日與講筵大臣。亦當曰。諸非大學衍義及補二書者。勿令進講。庶乎

聖主聰明不致泛濫。精神有所專一。祇在治天下大計。講求自然親端。方大臣詢問。靜慧生明。識定斷賢。奸在前不難立辨。不難立斥。六曹皆爲民譽。各省皆可澄清。安民生。答天意。佇望天下之治。何難不則。

孔子特著聖經一章。標旨曰：大學謂之何哉？愚是以競焉。選此二書爲帝學之要篇。

仁和張珠問曰：孝庸德也。父母罔極之恩。凡爲人子。俱當報一也。故夫子與曾子著孝經十八章。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凡五。自始至終。無貴賤。無聖凡。其節也。當盡。亦無異。今先生別著聖孝疏義。此中定有精義。敢問其大指。先生曰：此專爲人君者疏之也。與志聖人者疏之也。儀禮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凡人知有父而不知有天。唯聖希天。唯帝配天。故凡君人者。得稱天之子。而聖人者。率以乾爲大父。坤

爲大母。其賢人以下。則不然。或問曰：孝經第七章。蚤以天地言之矣。是從吾身與父母之身。吾祖之身。所同受之原。槩言之者。何必君人。何必聖人。先生曰：不然也。唯天子可父母乎天地。亦唯聖人可大父乎天。大母乎地。下此而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則當高天厚地。視乎共主。故一則曰天王。二則曰元后。觀庶人章。但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不敢直指可知矣。或問曰：旣云稱天之子者。方可父母乎天地。雖聖人居潛龍之位者。亦在所難言。先生曰：又不然也。孝經言之矣。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吾故疏五孝。有聖皇之孝。

有聖帝之孝。有聖王之孝。有聖相之孝。有聖師之孝。也。又何嫌哉。或問曰。君人聖人。以事乎天地。謂聖孝。則聞命矣。敢問孝經第十五章。諫諍。何以疏。先生曰。有之。讀易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見天地處。有缺陷。其大象中。有樂天之命。而安土敦仁者。名將順之子。有挽天之數。以全天之心。而裁成輔相者。名幹蠱之子。天地有憾。維聖與君。其補之。是之謂達孝。吳興徐治周問曰。道原一也。學道之人。則不一。故往往分立宗派。迹類朋黨。互相排擊。不審理一分殊。塗同歸之旨。是則何故。先生曰。此中亦有說。講學者。

不見源頭。開口輒辨。朱陸遵程朱者。要詆陸王。遵陸王者。要詆程朱。亦誰知兩邊真面。都不認得精細。俱在皮膚上爭辨。因而無作用。人曰。心性工夫。爲重。請問經濟之學。可緩耶。口耳之學。可缺耶。暗本原人曰。日用倫常。爲切。請問天人之學。可絕耶。物理之學。可畧耶。賦才幹人曰。經世事業。爲大。請問門以內行。可不檢耶。身以由心。可不問耶。總之道理。無盡體。備難全。有能認真做得一件。卽可號聖賢。路上人。但就資性所近。任憑一邊。做成再向所少者。勉之。以期醇全。不得彼此相非。卻不認真一件。俾百無一成。徒多口。

上辨駁紙上瀾翻負。天地父母。朝廷聖賢。虛度此生多矣。余旣以聖學發明三篇總闡大道。可無遺義。又每要分成三等論法。孔曰生安。學利。困勉。是天。生人已有三樣。孟曰善信美。大聖神是人成就實難。一致勿論生安之聖神。資性學力事業。都是第一等。有賦性高明。學識敏捷。一輩人本原先有見處。從截上流做工夫。曰聖人原非絕德。至道有階。可升定以造化生心。宇宙在手。諄也講究。若而人吾甚敬之。仰之。幸勿訾之。曰聖人只重下學。舍下學別無上達。謂何輒作希天法聖之論。驚耳駭目。是又墮排擊之病。

彼固各有成就。何可相非。勿論學之利之。做到美大田地。第二等之賢豪。卽資質沉潛。功能踏實。一輩人論本原。不必定有得處。只從下學做起工夫。不爲聲色貨利。薰心不被生死利害。易志大節。確乎不拔。細行亦必克勤。但少神化權通之處。若而人我亦敬之。重之。幸勿譏之。曰神而明之。全在權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久。謂何拘也。先王先聖之跡。固執不變。是又坐相非之弊。彼固各有分量。何得苛求。下此者旣不能絕軼而奔。又不能入手卽解。但知天心當全。聖道要究。強思苦造。用一段死工夫。期站在聖賢路上。是困

勉之善信。第三等人也。費無數阻擋工夫。方能脫聲色貨利之習。因無數憤排氣力。方得窺美大聖神之道。但守節全心。未克通變宐民。處常利道。未能撥亂返治。是亦硜也。見道之士也。若而人。吾更敬之。重之。幸勿少之。曰道在眼前。學貴自然。一強治。便非原來天性。一膠執。已非太和元機。是又蹈苛求之說。彼原非最上一流。又何過論。或問曰。是三等者。明也。道量有別。毋庸相強。然取法要期乎上。志學欲求其全。豈無英士。謂聖道必由我而繼。堯舜君民。伊周德業。必由我而成。雖齋居茅屋。端要做第一流人品。孜孜矻矻。

矻。朝夕講究。第一等學問。此豈高大其說者耶。先生曰。此聖門所謂狂者流也。若是英拔氣魄。代不多見。擔荷天下興王大任。主持百代名教統宗。斷賴此輩。必責其步趨矩矱。靜修性命。則不必也。或問曰。才質有限。德造不齊。嘗有端謹之儒。不敢曰聖人。必可學而至。若堯舜君民。伊周德業。咏風望古。不敢違繩尺。使立朝治平。卓然能以澹靜無欲之學。顯措一代蕩平之治也。此豈拘執其見者耶。先生曰。此聖門所云狷者品也。如此篤信骨力。代亦有人。千聖傳心之典。不敢分寸有變易。百王制治之法。不敢輕易有權宐。

認真守確。若求其自出手眼。旋乾轉坤。則不能也。夫子常曰。不得中行而與之。三代以上之材。難得有。守兼爲之品。無多。若果分行承任。合勉共事。第一等中。行。事業不難見也。誰謂聖賢而豪傑之絕德。絕才。卽成絕響耶。蒙上天篤生之德。先聖教育之恩。并君父作養之素。全德全才。何代蔑有。祇望各代君若相結網不疎。破格徵辟。善任而信庸之。或又問曰。道量旣別。強求原難。先生與人講究。多在第一等道理。上何也。先生曰。分量不同。成就各異。然第一等心思。第一等學問。無人不可。揅存無日。不可講究。不則有

妨世務不淺。如平庸人。勿論已爲君若相者。平章天下。不同六曹九卿。各分一職。學問要廣大。心量要公溥。春秋傳曰。聖人以天自處。合人我爲一身。通古今爲一息。此其量同天而措處亦同天。何分畛域。卽太宰總憲。就不同各省督撫。各司一方。持見不可偏用。措貴公正。方無黨側之病。且一省督撫。豈同道府分司。各攝一區。而意念一有偏。舉動少有執。不免垂方之慮。下至縣令。雖區分一邑。非有天下國家大任。而六房並列。百務總司。反不同廳府道司。以上分掌各別。管錢糧者。不管刑名。掌兵馬者。不掌文教。又一切

漕河屯稅驛鹽盜逃何一不責于縣令之一身雖大小煩簡之不同而外與督撫上與朝廷則事同兼備心無推卸若無天地公溥之心與夫弘通正大之學必不克勝任而愉快故漢代守令賢則晉秩公卿良有以也何分崇卑至科道二官雖亦分曹異秩而下達民隱上沃君德固職有通攝倘仍執一區一職之念斷無窮變通久萬全長治之建白况端揆之位經筵一官與人君同理天下論道經邦假令一未經世務拘執詞章之儒當之祇知守先王成法遵先聖格訓而不審合時與否宜民與否雖極正經之人品

負大名望之老臣誤國家病蒼生已有不勝言者矣嗟七為人君者與志聖人而以天下爲已任者須要心量同天作用同天認定北極中樞主宰要何爲然後知斗杓四面旋指而不定勿論開發收閉總不失主宰之所欲爲此第一等道理斷七要明七此而後知帝王而聖賢聖賢而豪傑之學問方做出帝王而聖賢聖賢豪傑之事業于以致治可于以撥亂可政不論時有難易位有大小無地不以天地父母之心公溥弘通之學以處之陰陽方免天札之患民物乃脫垂戾之憂又不得以三等分限例論之此殊塗同

歸理一分殊之大旨。願同人其共識之。

蕭山來孫謀問曰。溫陵李氏學問偏畸。夫人而知之矣。但其見貴有用。論期濟事。未嘗不是一出于憤世嫉時之詞。未免過當。獨至品論三教之說。竟曰。儒教只化行于中國。結局處。功名垂于竹帛已耳。若道教則人間天上矣。更進一籌。豈儒教所及。然道教結局處。不越要長生幾百年已耳。若釋教則三千大千世界。靡所不到。更進一籌。又豈儒教所及。由此看來。李溫陵雖具絕世聰明。讀書亦能破萬卷。竟坐目不識一字。田地豈不可嘆。人但因焦弱侯賞鑑。不廢其書。

如閱其書。亦信其言。豈不又可。惜。亟宜正之。先生曰。此表彰聖教者之責也。夫吾儒闡教。常自有天地以來。講起兩氏動。從天地未生以前說來。豈不像高着一層。然自易有太極。又無極。而太極竊來者。卽彼教亦不自諱。觀其稱彼教主曰牟尼。曰比丘。四字自明。不過云彼教亦可比聖教。與之相等耳。自屬高仰景企之義。何被聖教者反不知之耶。今且自有天地後。數件言之。洪荒未啓。賴聖教得地平天成。巢居穴處。得聖教知城郭宮室。草衣血食。賴聖教得稼穡衣裳。人禽不分。賴聖教知男女伉儷人道。各分不知。賴聖

教知君尊臣卑上下晦朔不明賴聖教知甲子寒暑
歲功剝蝕有憾賴聖教知陰陽旱潦有救龍蛇盤踞
賴聖教得安其所山川獠狃賴聖教得禋祀有常只
此幾件何異人在萬古長夜中特地領出光明界上
來前億萬年後億萬年凡天之下地之上莫不服教
畏神于無盡真覺天地有敝此聖教無敝乃僅曰教
行中邦功垂竹帛已哉不克人間天上兼功三千大
千永澤也哉嗟七李溫陵聰明安見絕世讀書亦安
見破萬卷耶然亦有說彼原有一種偏才亦有幾分
學識皆因汨沒于帖括章句而未暢厥志又辱于下

僚司牧而未展所學乃卑視一時功令上不過以此
教下不過以此學是烏足盡聖教哉反不如逃之禪
談夫玄猶覺有神天之感格心性之慧徹可以恣意
豪放而不爲名教所束縛也再高企夫經濟之英道
學之妙雖極顯赫勳著旂常而已縱極倡明化行中
域而已求其呼吸通乎帝座普度消乎劫年則絕不
之道也是以反經悖道而有此失倫乖次之品題耳
果因此言溫陵之罪猶有限也若自義黃堯舜禹湯
文武周孔一槩目之曰儒教云溫陵之罪萬死足
惜哉余謂表彰聖教者之責則又何說聖教精微廣

大度越百家。豈但兩氏。祇因儒家。將聖教。闡得粗淺。不足厭服。聰明才智之人。故來卑視之。品此固叛教者之罪。是亦闡教者之過也。余嘗講莫我知也。章聖道本天。原是上達的。不求人知。人何由知。至于工夫全在下學。人愈不知。後之儒者。將上達處。除起不講。但曰上達。全在下學。又單在下學之粗淺處。講所以終其身。窺不見分毫上達處。又千萬人。並無得窺見上達的人。硬定主見曰。聖道原只平庸。其平庸處。政是難及處。卻又忘了知我者。其天一段境界。是何如說話。嗟。聖道表彰。在幾個儒者。聖教暗晦。亦在幾

個迂執儒者。見地難強。分量難到。非不極力闡揚。揣摩不着耳。爲何據自己見解。埋沒聖天面目。一至于此。余嘗講大聖人言語行事。現在卽大聖人面貌。精靈現存。今由五經四書註疏詳看。外再誦五經四書之白文。幾百遍。幾千遍。又且不必遍誦。先誦堯典舜典。禹謨。湯誥。易象。洪範。月令。幽風。職方氏。六十四大象。這十篇書看。羲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十大聖人本領作用精神。教澤何處不到。何時不被。所謂人間天上三千大千。尚有一些遺憾否。件。實事。日。春風精微廣大。罕與爲並。有目皆見。有耳皆

聞尚何惑哉。彼兩教者，只好落得觀想兩個字而已。念之久，亦有個機緣，在意想間觀之通，亦有個化像。在眼光上，總非踏實地事也。念自有宋以來，儒者聞聖教之好處，全在踏實地，其高出兩教之好處，亦在踏實地。所少者，上達一着耳。上達者何？聖人到以天自處，不可知之神化境界是也。如吾十有五，夫子自敘一章，據朱子註，志學志于道也，不惑不惑于理也。知天命，知道理之源也。耳順，類聽滄浪歌，悟出自取理也。不踰矩，不踰于道也。信如這等見解，豈非考亭先生自己幾可及之語？非大聖人神化不可及之

境也。以今講之，志學卽以人合天之學，乃是聖學靜聖動王道理。何者？不包在內，直到五十真方與天爲徒。動皆止，與天爲則，非空也。知之也。又十年耳順耳爲天耳聽，爲天聰，不單在理上講，所謂耳通亦想像之。看邵子聽洛陽橋之杜鵑聲，且知宋相之興衰，又師曠聞楚歌聲，且知南風之不競，况夫子又當何如？須如此，在知天命後會悟，竟是天君在內，司傳宣似有神告，借鳥語花片皆可作符命一般。又不類後人由推測擬議而來者。至說到忘得喪，渾橫逆上與耳順何關？然此但言耳也。眼目口鼻手足尚未直

到又十年五官百骸一派天機順動流行不出無極而太極一點真元從心所欲者放之彌六合也如大易三百八十四爻處七見一元之變化不踰矩者歛之仍藏于密也如八卦四千九十六變象象七不過一畫之精理七十後光景兩目直如日月照臨總無所私呼吸直如晝夜循環總無歇息口發如雷風振揚總非偏怒津唾如雨露霑濡總非偏喜手足一動如星迴斗轉巡行無滯身背一止如山凝岳峙堅定難搖要之自心就是天樞竟可不必再言天矣所謂以天自處又曰口代天言心代天意手代天工身代天化猶覺多一擬議故但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似此等境界此等不可測識之神化顏子孟子大賢難得遽到况宋儒先生何能測及又如仲尼祖述堯舜子思贊聖一章據白文雖有辟如二字貫下不是摹擬聖德之廣運學配帝王道同天地者然仔細想夫功德只此刪定贊修垂教萬世真七實七有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的功業四時纔得錯行日月纔得代明不然有乾坤亦獠狃之乾坤有覆載亦長夜之覆載唯此道明教著萬物方得並育道方得並行焉得有善與悖小德是真有溥博淵泉之無不足處大德是

真。有。聰。明。睿。知。之。無。不。固。無。不。達。處。嘗。每。日。誦。月。令。十。二。篇。卽。想。及。聖。德。功。化。真。正。天。地。位。于。我。萬。物。育。于。我。件。也。非。虛。言。豈。但。作。贊。美。比。擬。之。說。話。耶。讀。書。要。如。此。讀。體。認。要。如。此。體。認。表。彰。聖。教。者。只。照。此。二。章。推。論。那。得。有。粗。淺。的。見。解。可。以。着。得。卽。易。經。六。十。四。大。象。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厚。德。載。物。據。朱。子。解。俱。作。法。天。地。的。說。話。猶。是。第。二。層。見。解。這。君。子。就。是。義。文。周。孔。大。聖。人。這。六。十。四。個。以。字。都。是。處。也。與。造。化。相。爭。補。天。地。之。猶。憾。大。本。領。具。剛。健。中。正。全。副。精。神。侈。出。六。十。四。事。彌。滿。事。業。斷。不。使。復。有。遺。憾。方。顯。出。

開。物。成。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手。段。且。勿。在。經。綸。教。化。大。處。講。卽。就。一。二。制。器。尚。象。如。制。耒。耜。以。利。萬。世。制。舟。楫。以。涉。大。川。已。見。補。憾。造。化。之。大。端。終。不。然。使。人。人。乞。食。祇。圍。一。葦。渡。江。可。以。地。久。天。長。過。得。日。子。乎。以。此。講。解。卽。令。李。溫。陵。再。生。而。不。拜。倒。服。教。永。世。歸。心。仍。肆。無。稽。之。言。吾。不。信。也。余。向。講。明。聖。學。以。顧。譏。天。之。明。命。爲。宗。旨。以。告。天。爲。工。夫。以。聖。人。以。天。自。處。作。究。竟。不。作。尋。常。儒。家。格。套。的。說。話。蓋。以。學。不。貫。天。人。不。謂。大。學。德。不。能。補。天。不。謂。大。德。誠。不。能。動。物。不。謂。至。誠。善。不。到。格。及。幽。明。不。謂。至。善。以。

此操功卽以此闡道上達在此下學在此旣不令聰明才知之輩有卑視粗淺之誚方可高出百家屈服兩教猶可以厭服奇才異敏收作吾道干城之用莫以吾言視爲河漢也吾故曰此表彰聖教者之責也夫。

張鳴臯問曰天人相感之處言理則易徵事則難往歲祈雨祈晴數朝見應今旱而禱久矣且陽驕不但一方各處禱傳皆不應如何先生云誠不動物不謂至誠德不格天不謂大德此際政好做工夫驗也論父老呼天呼聖燃香燭鳴金鼓其禱之將旬日而天

愈高雲愈淨日愈熾矣父老曰河乾井竭禾將稿米騰貴奈之何先生云果民收不德致時有疾請殛我躬以贖愆且晚爲文祝之不應如故也父老曰卜不見告禱不見靈查今歲火司天甘霖其難望矣又奈何先生云有雨而禱是待雨也政爲無雨方禱是求雨也人有疾痛則呼天猶之子有疾痛則呼父母呼之不應必天非人之大父母然後可其久而勿怠哉因令閉火門開水戶躬率僚屬齋宿于廟諭各家嬾及女祭門屈兩旬而雨降矣父老喜曰禾半有起色井泉湧尺許神天應禱可以謝矣先生曰猶未也上

下河舟楫未通米價未平人心未定吾能安厥寢哉
爰詔緇黃長而命之曰爾知爾教法禱之義耶持咒
者不百遍不能通炁諷經者不千遍不能通靈吾日
晚呼天計數百聲巡行計二百週繼之二百叩且懺
且禱積誠可通漫謂天心竟不仁愛氣數斷不可挽
回計七月二十九日雷電交作大雨盆傾一永夜次
早父老交相告曰上下河舟聚如蟻人心怡然未謝
神天當先謝父母先生曰是天澤也吾何敢貪天工
爲己力此天人相感徵事之一端也更見先生做工
夫之勇據此又信平日告天之工課之密孟子曰志
一則動氣有此堅確不可拔之志何物不動有此一
往不可奪之氣何天不格有此積久不可轉之力何
工夫做不成獨是上年禱廿二日而雨沛今歲又計
步禱廿二日而雨浹是則何說也先生曰陽老則驕
驕則弛厥職而少陽當用事矣廿一是三七少陽數
也必至其數待老陽變而少陽受事方有雲行雨施
之命理或然耶

甬上陳汝咸問曰大聖人不言時命君若相不妄言
時命先生輒講時命何也先生不講聖學則可旣講
聖學竊道天人可講時命不可講而先生言之鑿也

定有精義。先生曰：大聖人君若相不言時命，以時命造自我，原不必言。下此而不言，是懵懂人也。故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孟曰：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蓋欲講救時立命之學，先從認真時命起。把把握住自己之時，命方可救人之時。命唯講時命是真實，講天人之學，眼見得實，有是事，若拘泥道學之家，但言天人之理，不必定有其事，故可置時命于不言。試驗一中，大道泛泛言理，過與不及，俱尋常看去。一驗到時與命上，過則有過之戾氣，天見之人亦應之不及，則有不及之戾氣，天不能逃，人亦不能避。以此信天道人事，斷

斷不越一中。泛言理，不若驗時命之信得親且切也。又怨尤兩念，賢者難免。吾夫子每切言之，何況他人。不伎不求，何用不臧。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未易輕言。一知時與命，既是前定，覺天有沴戾，與天無涉。怨之無益，人有謗毀，與人無干。尤之何益，每先期而知，可計日而慰。義命自安，省強制勞攘，若許氣力，這是勉力消怨，弭尤不若知時命者之可澹然兩忘也。况不但此也。當天有灾眚，人有怨謗之日，一反念修省，信是天上成豪傑之處，信是人磨礪英雄之會，翻然振厲，大奮精神，或反身懺過，或增修福德，是見灾

遇橫之時愈爲修德洗心之助。豈非救時立命之學。卽在認真時命中耶。又問曰。敢問自己時命何以能自己把握得住。此中大力何等操持。先生曰。此正大聖人不言時命之處也。天生大聖人。或開治。或撥亂。多有時命不恃時命。單重人事。卽或天有時。阨人以時命不能阨人。以積功累仁。又不能阨人。以篤學修道。念上天生我非偶。我斷當以聖學自命。天地我位。萬物我育。這擔子寄之君與相。還寄之大聖人與大豪傑。刻七體上天布德行仁之心。造成個帝賓王佐。開治撥亂之學。上下神祇欲舍他名世不得。君民英

傑欲離他贊治不能。這真是時命造自我也。把握由誰哉。卽或不然。古大聖人大英傑。不發皇于自身。定顯庸于子孫。不遽用于眼前。定遵式于奕世。或見抑于當年。定振興于後儔。其遲速雖少不同。而把握在自己。則一也。此等操持人。七當自勉哉。又問曰。敢問救人之時命。在把握自己之時命。又何說也。先生曰。此正君若相。不宜言時命之說也。君代天行道。相輔君代天以行道。不但曰天所眷。不能加福我爵之祿。之是賞。以代天命也。不但曰天所吐。不能加禍我禡之貶。之是罰。以代天討也。若是人之窮通得喪。自君

若相操持之。其造時命也。易見。至于時當泰三數值。否五。其君若相。早夜圖維。所以傾否保泰之道。當何如。謹凜。又或運逢陽九年。當百六。其君若相。思患預防。所以弭變轉禍之力。當何如。奮發若然。是先把把握住自己之時命。後可言救人之時命。其造時命也。更大由是。王者惟歲。卿士惟月。與庶尹惟日之責任。便自不同。豈庶民惟星。所可等論。或值極不得時命之人。一似天窘之。以異數無可奈何者。詢其學。則富察其守則堅。考其行則修。不難立躋高位。豈造茲一人之時命。且轉造多人之時命。不令窮且益。堅者濫而失守。或值最得時命之人。一似天降之。以異數赫也。一時者。考其行不修。窺其心不平。論其人不善。何難立加尺法。是則黜一人之時命。適以造多人之時命。不教貴而益驕者。播惡于衆。又大英雄立功建業。不恤身家。大賢哲論道經邦。情甘澹泊。古今同然。間有當其身已舍宇不蔽。風雨傳及子。更饘粥不敷。日用者是。則在君與相。恤賢者之後。鼓廉隅之風。或繼以祿糈。或任以教秩。莫遺英賢。有艱後之嘆。此所云賞延于世。造時命之餘波。更長。又無良人窮兇極惡。流毒播害。其實無限。真有禡其爵不足。盡其辜。誅其身。

不足償其罪者是則在君與相開一面之網弘更生之路或殲厥渠魁或罪不及嗣莫叫餘孽阻自新之門此所云惡也短造時命之生氣彌弘凡此皆救時立命之學之大者也然自把握自己之時命始又先自認真時命二者始由是講來講時命就是講天人而聖學在是矣有志大聖人之學與君相大業者其留意焉

甬上包承翰問曰先生講學宗蔚州魏先生然魏先生以慎獨爲宗旨先生以顧諟天之明命爲宗旨名雖不同而獨體卽天之明命顧諟者常慎之也義則

易曉至于先生所講時習一章不重一章求放心一章微與魏先生所授講意不同果何說也先生曰子所領受者語言余所領受者大指顏子于聖教曰亦足以發謂能會其義于言之中又能會其義于言之外也自聖學不講人幾無入聖之路故視聖人爲絕德魏夫子曰六經皆聖人之言慎獨一語最是緊要豈非發明千聖百王傳心之要與夫億萬斯年入聖一門哉但人不解獨是何體慎是何功恐單也認成是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處言故又以顧諟天之明命發之人自天生下付來元初一點二五之精卽是

天。之。明。命。就。是。獨。體。常。日。在。之。曰。顧。諒。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亦。曰。顧。諒。總。曰。慎。也。人。惟。不。能。于。獨。中。見。天。就。不。能。克。念。作。聖。又。豈。非。千。古。恨。事。所。以。又。尋。出。三。個。法。門。來。蓋。天。人。一。氣。一。體。不。但。一。理。自。人。漓。乎。天。漸。也。隔。絕。不。惟。不。能。合。天。求。一。見。天。之。日。而。渺。不。可。得。魏。夫。子。爲。聖。道。發。明。開。後。人。覺。路。于。那。未。經。喪。壞。之。人。天。機。猶。存。指。出。時。習。一。章。見。學。之。一。字。是。千。古。以。人。合。天。之。一。法。門。也。于。那。已。經。喪。壞。之。人。天。理。將。絕。指。出。不。重。一。章。見。改。之。一。字。是。千。古。起。死。回。生。之。一。法。門。也。于。那。聰。明。才。智。一。般。人。走。差。路。

頭。天。心。不。見。指。出。孟。子。求。放。心。一。章。見。仁。義。二。字。直。破。無。父。無。君。之。戰。壘。是。千。古。喚。轉。回。頭。之。一。法。門。也。人。只。照。尋。常。讀。去。這。三。章。不。過。是。語。孟。中。三。章。書。耳。若。照。魏。夫。子。指。出。之。意。發。明。這。三。章。竟。是。千。古。來。脫。凡。入。聖。三。個。法。門。矣。由。此。三。個。法。門。歸。到。一。個。宗。旨。果。見。天。人。契。合。不。難。聖。凡。津。路。未。斷。人。人。自。具。獨。體。何。在。話。頭。同。異。善。讀。易。經。者。方。知。孔。子。說。的。是。文。王。意。中。話。文。王。說。的。是。庖。犧。意。中。話。試。再。將。六。章。講。說。仔。細。詳。玩。是。二。是。一。是。同。是。異。其。於。聖。學。思。過。半。幸。大。家。奮。勉。焉。

相州吳起王問曰。汪荅文先生引經著說。根極理要。非泛然爲文章者。據其集內。疑計甫草言。五倫外尚。有道耶。未見發明。敢問道。果盡於五倫。抑五倫不足。盡道。請直示之。先生曰。吾鄉前輩。崔後渠先生。亦言道。在五倫學在躬行。誰說不是。但不盡也。試觀易。溯道之原。不見卦。俱講五倫。書載帝王之道。使契爲司徒。教以五倫。此外尚多典命。詩禮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星日。果盡註事父事君之道耶。總之人不解道之一字。先將道之一字。洞然于心。其盡與不盡。自明。有言。道能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是講道在先。又能參。

天兩地。生民育物。是講道。在後。此最精者也。又言。本立而道生。率性之謂道。是講道在天命之後。且曰。道若大路然。君子稱道。小人亦稱道。是講道最淺。今講定道字。還是以率性之謂道。句爲主。子思政爲講者。紛。方纔折衷定論。而其後又分天之道。人之道。欲知五倫。盡與不盡之說。請先以道之大原。出於天。姑且罕譬之。太極其天樞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分陽分陰之。日月耶。五倫之親義序別信。特配乎五行之木金水火土也。至八節。準八卦。九疇。鎮九宮。尚多精義。四其六氣。而成二十四氣。四其七政。而成二十

八宿。四其九宮。而成三十六宮。八其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兩其三十六宮。三其二十四氣。而成七十二候。九其九疇。而成八十一數。六其六十卦。而成三百六十日。至是歲功成。萬事備矣。何非道哉。要之五倫。專屬人道。故曰人倫。但言道則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物理也。天地民物無不統。謂之曰道。五倫盡之哉。繇此言之。謂道不盡於五倫。亦甚彰明較著。何難發明耶。

鄔嘉賓先生問曰。孫鍾元先生。派宗姚江。而不悖晦菴曰。家。有路透長安。不拘由水由陸。總是一般。敢

問。到得長安。便謂一般。然而得到者。幾何。恐趨向不同。成就亦異。寧無刻鵠不成之慮。學者還當踏穩當着。做去。或者期上得中。隨成一局面。都好。先生曰。此陽明先生逢人。但教子盡孝。臣盡忠。去人欲。存天理而已。此四句。仍是程朱教人穩當之學也。又問曰。程朱先生教人。爲何不以良知作提倡。想其自己致良知。當與陽明先生合一乎。先生曰。程朱陽明諸先生。致良知。誠有合一處也。但不以此作提唱。教人。政恐有刻鵠不成之誚耳。自己致良知。於經明行修一認本心。則道各在當人之身矣。若教人致良知。恐人只

認本心。不明經。不法古。流于明心見性。空虛一路矣。又問曰。陽明先生。何獨以良知提唱。教人耶。先生曰。當以此作提唱也。生當程朱之後。經明行修。不認自己本心。則講道者。都講在本子上矣。又有不檢束身心之患。故知陽明以良知提唱。是程朱意中當提唱之旨也。時爲之也。又問曰。致良知一着。敢問是達天德境界否也。畢竟程朱修爲。與陽明作用處。合一稍有不同。請直言之。先生曰。所謂致良知者。竟是明心見性一段工夫之說也。此程朱與陽明俱做過者。是則同。若遇事則陽明先生能用權謀。而程朱先生則權謀斷不用。是則異。不得謂不用是長。能用是短也。至于達天德一境界。則均未之能到耳。又問曰。夏峰村在康節先生安樂窩桃竹園之南。孫鍾元先生講學處也。先生家近夏峰。學有所本久矣。而學卻從邵入手。以顧天命爲宗旨。是先從達天德做工夫者。敢問此部工夫。亦可造得到耶。先生曰。可到。但造詣淺深不同耳。堯夫先生冬不爐。夏不扇。蚤作夜思。十九年深造。到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田地所以晦菴贊之手。攀月窟。足躡天根。試問人曾有此十九年洗心藏密工夫否。勿問造之到與不到也。又問曰。程

朱先生與陽明先生何不俱以達天德教人入門耶。先生曰。自己造有未到。難以教人耳。程朱陽明自己俱從下學入手。未能到上達處。如遽以達天德教人。恐人專意事天。不修人事。不迪己德。墮在符籙修煉。玄上一門矣。又問曰。先生何獨以顧天命提唱教人。耶。先生曰。當以此作提唱也。生當程朱陽明之後。經明行修。知認自己本心。而未達此心之源。未達此心之用。所少在天心。未見聖學未明。則講道者。仍只在心上做工。未免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兩譏。故知今日以達天德為提唱。是程朱陽明意中當提唱之學。

亦時為之也。又問曰。顧天命一旨。敢問是達天德入門否也。畢竟康節修為。與程朱造詣。陽明作用。何處是同。何處是異。請明示之。先生曰。所謂顧天命者。仍從自心自性中。常照見天命之原也。不但曰子盡孝。臣盡忠。去人欲存天理。云云者。此處則康節與程朱與陽明。想不能或殊。同則在此。若遇事。則康節先生能知人。還能知天。能達理。又能達數。所謂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而程朱陽明。則俱恐未之有逮。異則在此。若問達天德一境界。則有到。有不到。從可知矣。又問曰。先生以告天為顧天命之入首。又

謂聖人以天自處。爲達天德之究竟。當得幾多年。知
得力。想此處源頭。旣達淺得淺。效深得深。效應無學。
半不成之慮。先生曰。余嘗想加一倍法。兩個十九年。
則幾七四十年矣。又想孟子盡心章。作程限。早晚禮
之。祝之。盡天所生我之心。知天所賦我之性。如此知
天工夫。得十五年。勿爲貧賤富貴所點染。又早晚禮
之。行之。存天所生物之心。養天所濟物之性。如此事
天工夫。得十五年。不爲造次顛沛所更變。又早晚聽
之。視之。覺天較我不壽。我較天非殀。不知此身之爲
天。不知天之爲此身。自此以後之歲月。但見造化生
心。宇宙在握。故曰立命。並達天德三字。不必言矣。何
所論及朱程王邵名目。與夫水陸岐程日近長安遠
耶。

安陽宋君羽問曰。同人受教先生。將五閱春秋。初領
議論。知從濂洛。究心來者。及叩其工夫。徵諸行事。乃
知確有真見。歷有真功。大有真得。竟是前億萬年後
億萬年最精最大第一種道學。何故濂洛關閩河津
姚江。並不曾明白道破。如體由極見。必由自心。到呼
吸帝座。方爲真見。量由學充。必由自性。到盡人性。盡
物性。誠能動物。方爲真功。施由親始。必由自身。到天

明地察方爲真得此三代以上人分量說話非宋元明諸儒所可望先生曰漢儒猶近之其後去古稍遠氣不厚力不真故言亦不及觀張留侯董江都楊子雲諸葛武侯王文中數人其天人理數之學猶存真能潛修上達其應如響且處可翊聖出可扶王是則伊周孔孟之全本領尚可想見余嘗想大易所謂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時若這個學問是何學問因而作告天樓中工課一冊將堯典欽若昊天乃命羲和羲叔一章序前繼將周公十二月令序後以三

個月令分配一時又將京房卦氣四節卦十二辟卦廿四節氣六十八公侯卿大夫卦七十二候序于內以一節氣配一爻以二節氣配一月以三候配半月又以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序于下見每日係某一節氣之第幾日日行某一宿第幾度候逢何生化易擬何一卦玄逢何一首第幾贊值日又係某一宿星門在何宮神將在何方每日照此細參歎服大聖人經學一衣服一飲食一補救一節宣那一件不與天道地理時令物候相調燮相印合確也知其有一定者然後再參其無一定者乃知

吾人一身與天道與聖經件。關涉又與神機與物
理事。響應處。見得天心處。是內聖外王之道。
諷誦經驗。方不虛度。此一日。然惟漢人。留得這一種
學問。所以深信而服膺之。諷咏之久。之覺自有得也。
由此想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句。不是虛理件。
應有實事。因而有先天後天作用。後儒將此一種道
理置之不講。是天地是天地。物理是物理。聖經是聖
經。自身是自身。毫無相關。卽有講者。羣相外之。所以
最精最大之聖道。竟成絕學。今斗膽彙成一書。日夕
諷參。覺日之天心。如見日之萬物。歸懷聖賢之
雜卦氣道兼星緯。余所甘心焉。

精理在其中。帝王之大業在其中。雖卽有訓之曰。學
鄴川張文蒸問曰。施聿修先生。以儒宗而兼禪學。不
求聞達。不慕功利。嘉禾人望。歸之。當其初晤先生。一
坐談間。卽嘆曰。吾東南有幸。蓋聲華名勝之地。只以
詩文聲氣相高。間有留心性命之學者。或有人而講
究濂洛關閩者。已成晨星落。至于內聖外王大道。
理大學術。從無談及者。幸先生主持倡教。東南俾此
道再明。亦千秋盛事。敢問濂洛關閩。仍不是內聖外
王大學問。耶。先生曰。其理則同。其分量有異。舉世而

溺于聲色貨利。但覺得富貴利達。場中開熱。有一二清修之士。閉戶高尚。詩文自娛。不屑一切。豈非矯。自好之品。然終其身。汨沒於詞章藻饋之學。內不足自給。外無以應人。窮而濫者不少。斷不免走聲氣。慕利達。依舊流在聲華貨利場者多。竟有一二棲真之品。名山訪道。性命雙修。既絕念于聲色貨利。又無志于標榜浮名。一意幽貞。或兼懷利濟。雖謂之嶽。懷方之大賢。可也。但孤芳自振。一身外。理亂無關。素風名世。百載後。聲施有限。翩。逸世。于以講悲天憫人。淑世濟物之道。則全無涉焉。由是星奎聚運。大賢輩。

興。既排倒戰國以來。喜功計利之習。最壞人心風俗。又闢倒漢晉以來。黃老虛無之學。最傷名教蒼生。又翻倒六朝唐魏以來。詞賦詩章之制。何益于聖賢名理。國家經濟。遂將帝王聖賢經書。註成金科玉律。是從人正身心。養性命。中討究出治國平天下學問。以此淑身聖賢之名教。既倡以此經世帝王之事業。又樹行在一時。澤在一時。傳在萬世。功在萬世。由前三者較之。誰謂濂洛關閩之道。非內聖外王第一等大學術哉。然制治之道。有餘。勘亂之猷。不足。文教之澤。彌永。武緯之畧。不講。况自制科來。帖括文章。久則演

爲口耳章句。雖不類六朝詞賦。其弊則一。自有心者。返求本心。又久而習爲坐靜觀空。雖不同漢魏佛老。其患則一。所以表彰聖教者。斷七要體用兼修安危。並濟天人理數之學。講之有素。濟難扶傾之業。效在臨期。處則爲王賓。出則爲帝師。伊周孔顏之真本領。具在。不但只明其理。實能幹得事。不惟文能經邦。兼且武能救亂。于以視濂閩諸賢。不似更進一籌。耶。今取莘叟伊訓。渭老丹書。以及箕範周官。文謨武烈。月令。豳風。數篇書。與通書。正蒙。等書。對讀。其分量異同。何如。耶。同人可自思而得矣。願大家講求焉。

吳門陳宿源問曰。楊子雲投閣之事。說者謂于易否。羣不亂。遯尾則灾之義。有悖。故綱目以莽大夫奪之。至其太玄。又以覆瓿醜之。先生愛其書。又不議其人。果但據堯夫服其知理數。見天地心。抑有別見。可以取信天下。後世耶。先生曰。子雲事。今昔儒家爲之辨者甚多。當雄與莽。昔給事黃門。後莽爲三公。所薦皆尊顯。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頌功德者皆封爵。而雄僅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及莽罪逮。復言符命者。豐甄父子輩竄逐。且死。而雄卒免于難。惟其謂東方生穢德若隱殆。自喻也。余查天道五百年貞元之運。

自堯舜至湯至文。至孔。凡四鍾間氣。後五百年當在董楊之間。又其法言篇末曰。漢二百年而中。天使雄而不知也。可糊塗。雄而既知矣。無乃浮沉仕隱。不激不隨。知白守黑。道固委蛇。其殆學龍德而得乾之初者耶。又太玄不但言不詭聖。且道準乎天。按連山六十四卦。坎離震兌。分御四仲。以至二十四氣。其周流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成一歲之功。紀以章會。統元而歷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以成一元之易。玄則一元分三方。又分爲九天。每天主四十日半。合乎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成一歲之功。又每贊

至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加躋贊。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加贏贊。一年九月十日。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以成一元之數。此是與六十卦之用相符合也。又按置閏。有大小之餘。月有小大之盡。日一日躔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月之疾。及日之舒。是以二十九日五十刻有奇。而會朔。故一歲之日三百五十有四。而餘二十一日四分度之一。積其餘而置閏。故五歲再閏。一十九年七閏。爲一章。而閏分盡。又積二十七章。共五百一十三年。爲一會。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而日月交食之數。盡八十一章。積千五百

三十九歲爲一統。而朔分盡。從子至辰。從辰至申。從申復還至子。凡二百四十三章。積天地人三統。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而六甲盡。積二十元。得九萬二千三百四十歲。爲一紀。而六甲之歲數亦盡。今據玄以一贊準晝。一贊準夜。故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兩之。得七百三十有一。爲一玄之贊數。以三贊爲一表。三表爲一家。三家爲一部。三部爲一州。而州管九家。二十七章。爲一會。得日月交會之數。三州爲一方。七管二十七家。八十一章。爲一統。而得朔分盡之數。三方爲一元。七管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三章。而得六甲盡之數。此是與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元之用。相符合也。蓋其人之生也。應乎天之數。其書之著也。合乎天之數。由是其人其書可知矣。如云義竊大易。而數合顛頊太初諸曆。猶其淺視焉者也。黃百學問曰。數年來。聆先生講說。覽先生著作。觀先生行事。真是伊周以來。洙泗以上。真實嫡派。不同泛常諸家。講道止見得一班可比。所嘆歲月空度已多。自今秋。方奮發伊始。願先生引掖。直發其旨。先生曰。三代而後。認這個仁字不真。所以諸般道理。都講不貫。原是未能實做工夫。親到這田地。親見這個妙處。

故愈講愈不關切。如曰仁人心也。心存之謂仁。心存而理得。豈不極精要極體驗。蓋人心中。原無仁義禮智信的名目。能存此性。天常惺匕之心。遇父能孝。卽得仁理。遇君能忠。卽得義理。難道有天地民物字樣。常存在心裏不成。此係向來先輩會心于此。方能言及此。但常存此惺匕之心。有別彼泛匕談禪者。亦講存此惺匕之心。儒家講得與伊相同。故說彌近理。大亂真。殊不知存此惺匕之心。安能見得仁之全體。真面。仁者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不是虛理爲仁者。將此心常匕與天地民物相通刻匕。實事不是先有個

常惺匕之心。在內。遇天地能敬。遇萬物能愛。有兩個境界。如此講。多了一番。遇與不遇的說話。譬如一個朴實無機之人。令其心常匕在腔子裏面。果能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否。果能一真炯匕萬物歸懷。否。如果能則古今仁者不少。何聖門自顏子外。不另輕許一人。如或未能尚當講究仁者真面目。真血脈。真體用。恐非空存此惺匕一心耳。向來勘破幾分。做得幾年工夫。纔有這番講論。今果將此仁字認得真實。將此仁字真面目。真血脈。真體用。做得活現。則一切工夫作用。已有着落。豈但知不是空存此惺匕之心。將所

謂虞廷之中。洙泗之貫。孔顏之樂。思孟之善。一時洞徹。再不必另生枝節。今試問人之一心。原止是惺。空存一腔之心呢。還是與天地萬物常流通之心耶。主一曰。此惺。常存之心。卽是與天地萬物相流通之心。不是兩心。先生曰。政是混講不得。此中煞有工夫。各別。主一曰。難道向天地民物上做工夫不成。先生曰。固在我身心上做工夫。却離天地民物不得。離則非吾儒元來之心。此常。流通之心。與空自惺。之心。卽吾道與禪宗大相各別處。卽古來聖學與後世儒學大相各別處。未可輕易不辨也。向來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兩前二句。都講成惺。常存的說話。兩後二句。卽是遇父能孝。遇君能忠。遇天地能敬。遇萬物能愛的說話。如此講。猶是兩個境界。難道不是我今從做工夫。體驗出幾個大仁人的工夫。作用本體。方能認出真實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的妙處。試觀堯舜禹稷伊尹文王孔子。數大聖。非古仁人耶。堯欽若昊天。文小心事帝。孔知我其天。丘禱久矣。如何念頭。又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何如警省。俱是刻。與天地相流通否也。非空存惺。一證也。又堯舜猶病。文王如傷。禹稷

已饑已溺。何如念頭。或曰。爲君相。方有此責任耶。尹當耕莘時。便以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孔當言志時。早有老安少懷。非斯人徒與之嘆。何如。關切俱是刻。與民物相流通否也。非空存惺。又一證也。既是刻。與天地民物相流通。則是平時。就呼吸相通。痛癢關切。方纔能感而遂通。物來順應。則大聖仁之寂然不動。廓然大公。全非禪宗。空存惺。可比也。明甚。由是言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豈不活現。由是言一真炯。萬物歸懷。豈非寔事。殊不必言。遇與不遇。信然矣。又由是仁。而溯虞廷之

中斷。是上與天心。協下與人心。順不專是空存心。可知。由是仁。而驗孔門之貫。斷是上體天理。而忠下順人情。而恕不專是空存心。可知。由是仁。而言孔顏之樂。知自心中。實有天地歸懷。民物在宥之真事。豈單是惺。此心由是仁。而參思孟之善。知成性時。夙具天地我參。萬物我備之全量。豈單是惺。此心合而觀之。諸般道理。都先要認真。這個仁字。自然貫通。包攝得去。到此田地。我這惺。常存之心。卽是天地民物流通之心。方纔可言。豈可混同。豈可不辨。有志聖學者。細辨此心存理得之句。主一曰。直認仁字。

明道先生原有此訓。未若今日闡發。直透千聖百王。真蘊一掃。向來各色障蔽。痛快千古。敢問先生。云工夫各別。數年來。做工夫。若何。乃透此境。先生曰。看我告天樓告法。照我告天法。做去。自然明白。所謂古帝王聖仁。曰。明明曰。旦出。王游衍之心。如見。所謂猶病如傷。已饑已溺。若推溝中。斯民徒與之心。如見。曰。天地民物。爲一體。活現面前。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竟非虛語。旣認真仁字。真面目。真血脈。真體用。只要久。行。之。將此心。常。做。成。與天地民物流通之心。道在是矣。

鵞湖朱振問曰。濂洛關閩。以至河津姚江。講學以來。無不重在心。重在知。重在理。以追先聖賢重本。重內之道緒。先生講訓。每重在學。重在行。重在事。固知非輕本輕內也。有學方滿。得心之量。到行方見得知之真。濟得事。方顯得理之寔。不知者。謂講在用。而遺厥體。多見其不知量也。先生曰。攷古內聖外王。靜聖動王。字樣。俱是後人加上的。此內外動靜字。不過在勢分上別。若論道理。俱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的。何分重輕。因人往。重外畧內。事末忽本。故纔有重本。重內之訓。蓋其寔重在心也。未嘗畧學。重在知也。未嘗

忽行重在理也。未嘗不濟事。豈料後之學者。重在一邊。則失却一邊。試觀戰國來。祇論功利。不講道誼。人心風俗大壞。聖道奚存。自董江都一砥柱。而唐宋後。講道學。又只論道誼。禁言功利于人心風俗。亦大有補救。但名教路窄。經濟效鮮。聖道亦不全見。止談功利者。勿論已。同在聖人門中者。又分兩途。舍却羲堯伊周孔顏。不視爲鼻祖。專要在程朱陸王上辨駁。遵在程朱者。認真做得幾大節。在規矩綱常內。終不失爲端謹之儒。遵在陸王者。何常是學陸王。全是畏難。程朱之嚴重。要不認真。在規矩綱常內者。借口曰我

宗陸王派也。又有厭薄章句之平淡。要棲真而走入在明心見性一流者。亦曰我宗陸王派也。究竟何常是陸王。其滅裂而無忌憚者。不足論。卽最好者。總涉禪宗一派。又不甘竟入緇流。仍要竄冒儒家名色。乃曰陸王得千聖心傳。不過靜守丹中。誰重經學。不過爭言覺悟。誰重行誼。不過高談空妙。誰重實事。更甚者。將四書六經都講成觀想之書。將存誠主敬都作成空明之解。將參贊位育。亦講成虛理。而有不必真有其事之論。嗟哉痛哉。非不自號大儒。詭言聖道。其寔誤投了頭陀胎骨。篡壞了聖教宗風。此曰明心彼

日覺悟人生忠孝倫常大節全然不講。吾儒修治經緯大業茫然不能。各代相延受病不小。賴有董王程朱幾個大儒振起幾番。將經學修明起來。將倫誼申飭起來。將政治纂述起來。方纔緒起洙泗一脈。伊周薪傳直追到虞廷。羲堯之正脈。而若輩偏欲翻駁。以遂彼空明私見。不將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大道。盡誣爲虛無寂滅之妄。不止者言念今日煌七功。令崇遵程朱。而猶迷悟參半。狂惑不已。偏是聰明才智之人。學士大夫之列。易爲所惑。展轉相尋。談玄說妙。竟假枯坐爲至靜。矜前知爲誠明。甚至鍊才鬼爲通神。

愈趨愈下。舉國若狂。不惟謗程朱。且誣陸王。人心可慮。世道可慮。家國可慮。名教可慮。竊是以痛心疾首。而亟爲講聖學以救正之也。救正者何。由天之明命。以言心。不講經學。終是枯心。由天之明命。以言知。不崇行誼。終是小知。由天之明命。以言理。不濟寔事。終是虛理。何也。從來無離用之體。亦未有從天之明命。做工夫。而不謂之有真體。聖道必合外內。而不偏重一邊。蓋有然也。不但此也。以余講聖道。亦必計功計利。非恃江都之論也。夫子言大德未嘗不及祿位名壽。自古無患貧患寡之聖學。不然。又爲說玄空談寂。

滅者所混同。又余講王道。定要求富。求強。非違孟子之訓也。夫子言慎德。未始不兼人土財用。自古無不富。不強之王道。不則又被盜虛聲。鮮儒效者。所竊冒。此亦非補偏救敝之說。千聖百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必需兼重。斷必有然。彼不知者。錮習日深。徐也思之。將有歸正之日矣。

常山梁承篤問曰。先生云。講道者必貫徹天人理數。而後知道之大力。學者必格透天人理數。而始得學之精。按皇極經世表。唐堯在一元之第六會。月巳。第三十運。星癸亥。第八世。辰巳未。卦當乾上九。至夏禹

八年。始交第七會。月午。三十運之第一運。星甲子。十
二世之第一世。辰甲子。卦當姤初六。以迄于明洪武
交第十一運。星甲戌。方今在第十世。辰癸酉。卦當姤
九三。果王者之興衰。名世之出處。稽往古。閱來今。可
一。按表而定之。耶。先生曰難言也。黃石齋先生云。
一部易經。是孔子百世可知之學。自平王四十九年。
已未。一眼看定將來。其書現在可考而知也。至皇極
稽覽圖。排定卦數。吉凶頗舛。康節先生曰。數當凶。而
有英君賢相。以修救之。竟臻泰平之效。數當吉。而無
賢君。喆相。以保持之。究罹反側之憂。往代可鑒也。若

此全是重人事講德政之言。誰謂邵堯夫單講數學者哉。雖然政非漫無天數可言也。考河圖洛書排下甲子逢生逢合則治逢剋逢冲則亂五百年數原有定。但值一治要知是天教君若相有疑承之道在匪可任也。未可負也。卽值一亂更知是天教君若相有幹蠱之道在匪可諉也。政當勉也。天啓大聖賢大豪傑出治生民輔世救亂意政在此大聖賢大豪傑仰合天心撥亂返治道政在此豈昧也焉者所可語哉。考之上古難具論已。堯舜當乾陽之盛數大聖人際會一堂君師道治之統兼盛一時固是邁前開後一

大貞元會也。至夏禹雖當年會名曰中天却是一陰方生之始節交夏至爻當姤初帝降而王義或在是耶。五百九十一年而至成湯節交小暑之第二世酷虐夏臺烈日怨喪亂云極矣。既有智勇天錫之君又有知覺先民之佐何憂不治。六百三十二年而至文王節交大暑之第七世炮烙剖斲如火益熱亂豈尋常不有。孔邇父母叶夢鷹揚疇開永清耆定之烈敢遽曰泰和在成周宇宙間哉。歷乎昭襄以指文武望若遠音計孔子距姬文蓋六百有四年節交立秋之第十一世當其時子弑父臣弑君亂賊旣不乏楊爲

我墨兼愛鄉愿又惑世治統與道統兩墜而文武成
康之世界可嘆哉真淒焉秋矣王降而霸實在於此會
天不得已特生素王又特生幾個素臣是以作師分
作君之統以布衣明天子之法仍以孔子終皇帝王
霸之運而見貞下另起一元之義試觀當年周流十
二國間刪定數經木鐸萬古直將歷來帝王君相選
定一番立下千萬世爲君爲父爲臣爲子治統道統
確然不易的大法豈不是天地民物重新一番開闢
只覺杏壇一席師弟與唐虞君臣殷商祖孫成周父
子俱鼎盛千古云後此者則有難言氣運翕聚不厚

仔肩弼任攸分譬如一個大擔子一人擔荷不住兩
邊分任又不能定分任之人篤生一堂或三二百年
而間生一人或三四英賢而先後生于一代或扶王
定霸之才與載道匡時之人而前後產不同時嗟
漢王長者與興劉三傑寧非應運而生之傑而崇聖
經尚王道則有所未遑故越四百一十一年而產江
都及龍門又越一百四十六年而產子雲子陵鄧禹
輩天人曆律之大道乃彰焉董馬則節交處暑之第
十一世嚴楊鄧禹則節交白露之第一世開東漢重
道崇儒之風氣而究多風節表也駕軼各代不得謂

非撥亂返治之一會也。隋楊濁亂，振古罕聞。太原李公子與房杜魏李諸英驅除之，不難而豈知貞觀盛治全賴河汾一老講詩書說禮樂先將一代救亂開治將相之才培植在一函丈間，乃以坐收成效耶。爰計其時五百八十五年，節則交秋分之第四世矣。攷五代八帝傳如逆旅，君弱臣強，誰復知天冠地履之日月趙藝祖杯酒釋兵先已得駕馭羣雄之機畧而天懷仁厚培毓多英，何莫非王國之楨。先是韓范富歐衆正盈朝，後更周邵程朱星聚奎宿，或四百六十餘年生焉，或五百七十餘年生焉，節俱當寒露之第

六世或十世，其一番排黜異端表彰聖道，令千百年知權謀功利與虛無畸邪之舉不足尚而洙泗宗風直接虞廷，道系煥然若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此中治象豈不遠越漢唐哉。元興近百年，賴有魯齋楚才不斬一綫明太祖崛起濠梁間，又有青田金華爲之輔佐，名正言順卓然一代之興正，何疑焉。無如二正中衰闒多亂政，前則河津姚江挺作中流之砥，末則東林顧高諸賢風高後勁之節，三百年來節已交霜降之第六世矣。誰云非道風中振理學遐昌之一盛也。可嘆明末相沿槩襲其敝，武功不振而禦侮無法均

受其殃。文教空講而實學不究。疇濟厥變。議論夫多。甚至以草野遙執中朝之柄。資格過嚴。兼且以嫉惡終錮自新之路。卒至奸邪弄權。萬民塗炭。致識者興有君無臣之嘆。寧非學士大夫者之恥哉。幸際興朝。應運聿起。掃除闖亂。兵法幄筭精絕。千古所不待言。而今又崇重文教。獎進儒臣。昌期躬逢。寔云厚幸。夫何異教繁起。狂惑太甚。不但無正學以闢之。而且爭相附和。剝蝕人心。長此安窮。有心者憂之。所以必得倡明聖學。以救正焉。既從天之明命。提醒人心。元來又必體用兼講。俾天人理數處。格透能晰。理又能決。大疑定。大難則燭火不能爭光。兵農禮樂。件件貫徹。能經常又能濟。大變捍人。蓄則方伎不能惑眾。何也。儒術無效。百家爭鳴。太陽當中。羣魔自息。理有然者。拿定伊周孔孟真本領。振興漢唐宋明所未發明之大作用。遠紹唐虞。肇一室執中之真道業。可以格天人。可以福家國。又何論夫時數興衰。與一身出處哉。由今日而上溯濂洛關閩。政在五百年六百年之會。嚴冬未屆。旭陽當培。則堯舜事業當復見。中天六經聖道當再煥。鄒魯其在斯時。斷不疑同人得無留念于斯乎。大家勉之哉。

人新然謂公于視乎大家政之始

中人... 其政... 其本... 其...

才...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豳風問答

朱止溪先生

嘉徵

諸生問豳風一篇用夏正而不用周正何也朱止溪

先生

嘉徵

答曰傳曰公劉能修后稷之業立國于豳之

谷焉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武王為天子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以冢宰攝政恐成王未知稼穡

之艱難故述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繇使瞽矇朝夕諷

誦以教之是為七月之章從本序也按魯詩世學申

培說亦皆以為周公陳農政之詩然竊疑之夫周正

建子而詩中所述節氣則皆夏正豈有立乎本朝而

從異代之理或曰周之制作皆出自周公方攝政之

初正朔未定故姑從夏正耳果爾則周代商以有天
下宜從商正又何必越代而遵之金仁山曰讀七月
之詩可以見豳俗焉意者豳之遺詩乎周公因之以
爲矇工之頌也故不居二南之前而居變風之後猶
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此其說近是何元子世本直
以七月列諸夏少康之世而孔叢子載孔子曰于七
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則一言足以定千古之案
何必羣議之紛紛哉况田峻典田之官也鄭疏爲嗇
夫邢昺曰亦謂之司嗇漢及東晉皆有之考周禮無
田峻之職而夏書胤征篇則有嗇夫馳之語可見夏

時已有此官非始于漢晉而此詩非周詩益明矣夫
周家當先公之初避敵居豳艱難積累歷十數傳以
致受命迨成王初立周公負扆而輔之深見國以民
爲本民以衣食爲本特歌詠此詩以誌其勤苦故紀
其時則自今年之七月數至明年之二之日周而復
始無一時一日不爲此衣食而皇皇也其變月言日
者總以日冬至爲長日之始也紀其人則上而爲公
以及公子田峻下而爲農夫以及農夫之婦農夫之
子農夫之女無一人不以農桑爲務所謂上下之志
同也紀其農之事曰于耜曰舉趾曰饁曰築場圃曰

獲無一事之不戒也因農事以悉其種曰黍稷重穆
曰禾麻菽麥因其種以及其餘之可食者曰鬱曰奠
曰葵曰菽曰棗曰荼以見其辨植之宜而用之豐儉
有節也紀其治蠶之事有繫焉有桑焉因其桑之早
晚有女桑焉有條桑焉于是採桑之器有懿筐焉有
斧斨焉先時而治其曲薄有萑葦焉後蠶而致其餘
功又載績焉無一物不極其周詳無一時可安其閑
暇也紀其時物之變于天則見爲流火爲肅霜爲感
發栗烈與春日之載陽于草木則見爲秀萋爲隕穉
於鳴鳥候蟲則見爲倉庚爲鳴鵙又見爲鳴蜩爲斯
螽爲莎雞爲蟋蟀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不可動
心而惕慮也紀其農桑之隙上治宮功下治私室于
其室之中則熏鼠以自固于其室之外則于貉以取
狐狸私從獻豨以纘武事無非敬事之克勤而愛上
之無已也故女服事乎內則玄黃之裳獻諸公子公
子者卽同歸之公子也謂公女也左傳凡嫁敵國者
公子則下卿送之公羊傳築王姬之館于羣公子之
舍蓋諸侯之子男女皆得稱公子也男服事乎外則
祭貉取獸爲公子裘此豳公之子也當其時一家之
人侯伯亞旅無不一心以謀農桑之始事一國之入

海昌會語 卷一
老幼男女無不一心以報農桑之成功故躋公堂以
祝萬壽至今垂數千年恍然如見其趨蹌聞其笑語
可不謂和樂者乎雖然三復此詩始終皆見艱難之
意蓋今歲之事方完明歲經營又將感時遇物而興
作也故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爲人
主者知其豫而圖之則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懷
保小民而不敢肆也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而不忍其
饑寒無告也豈非王業之根本哉

學而時習章講義

陳近思先生

許邑侯今日講學原是覺世心腸我輩相與考德問
業須要講求箇人人卽今可做的道理切忌那籠統
話頭夾雜話頭不是說不要廣大籠統與廣大原不
相干不是說不要詳說夾雜說便不詳且如夫子開
章說箇學字自然是內聖外王之學知天知人之學
莫說大學首章與魯論首章學字無二凡五經四子
之書學字豈有兩樣但聖人言語各有攸當大學之
道一章說學之規模次第中庸首章說道之大原出
於天此章聖人指示學中深造自得之妙註云明善

以復其初便是自明誠一脉覺自豈不最精朱子恐人差入禪去先只說學之爲言效也張繩其中翰說得好自古開天之聖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俱從效法得來仲尼祖述憲章豈不是效先覺之所爲今日我輩效法更須切近平實只論語書中自有兩箇好學榜樣一箇是夫子自家說不如丘之好學也一箇是說門弟子中有顏回者好學子之好學嘗自言之矣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這是夫子現身說法遷善改過是修德講學的吃緊工夫玩加我數年朝聞夕可兩節

可見顏子不遷不貳也只是遷改工夫擇中庸是遷善不遠復是改過克己卽改過復禮卽遷善遷善改過說來恰似平常不知遷改不已就是日新又新就是自強不息恐希聖希天舍此別無入手路頭善是自家的故物如何說箇遷字氣稟習俗善已迷失在外故須遷以從之善無常主時時遷時時學到得義精仁熟左右逢原自然欲罷不能有協於克一之妙過是終身改不盡的憂惑懼皆過也須得時時拂拭直待月到天心無一毫浮雲點綴豈不可愛所以說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固是以善及人成已成物

之理然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廼所以成物不說以友
輔仁耑說以善及人又豈得爲善學乎朋自遠來則
益我以學者廣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德則不孤學
則不陋所以可樂第三節如何不說達則兼善天下
不亦聖人乎却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難道
夫子單單爲自己寫照不成不知此是千聖相傳爲
學的一條正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同也非夫
子之所獨也何以言之君子成德之名德卽易之所
謂龍德中庸之所謂天德龍德妙在潛天德妙在闡
所以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

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具此確乎不拔之德自然時
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亢而亢到
得飛亢的地位依然是遯世無悶的何也則以龍德
不可爲首也中庸篤恭而天下平只是淡簡溫之極
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處真與人通商量不得人
不知與民無稱不同只看夫子當日黨人稱之曰大
哉太宰稱之曰聖者以至晏嬰子西之流阻而間之
莫不推而崇之聖人之名不待百年而後定然而不
知則誠不知也雖其門人宰我子貢有若亦未必真
知夫子也何也莫知之歎夫子自爲終身下學發也

其行子臣弟友其文易詩書禮樂春秋其事爲不厭
誨不倦真無些子奇特去處然上達具是矣體量到
底只是爲學之事所以不說聖人只說君子明儒管
東溟先生有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
而後可以載道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
爲之力量而後可以立身愚請爲同學者誦焉

君子不重章

沈昭子先生 珩

此章講義魏庸齋先生發明已盡後學更無容贅辭
然聖門提關啓鑰指示入德之門其要旨終須提挈
明白竊謂聖人隨事立教爲說不一而主敬存誠乃
聖學切要工夫故乾二文言說閑邪存誠坤二文言
說敬以直內此章所云重威是主敬意忠信是存誠
意人能敬以持身誠以立心則根本旣立然後擇友
改過隨在可以取益此一章大旨也章首必先說一
重字的是制外養內第一入手工夫凡學者容貌辭
氣之間最足觀其所養故必有戒謹恐懼之心而後

有端凝厚重之氣有端凝厚重之氣而後接於人者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如是之人從容寧靜方於學之所知所行者能潛心篤志而守之堅固不然者一味輕浮淺露縱有絕世聰明過人材具終是口耳之學於自家身心全無實據故學者切戒不重然厚重者所以收斂精神不使躁動此乃威儀定命之符不是貌恭色莊做成有道氣象故又提出忠信來忠信是人之實心天地生物只是一誠人心作事亦只是一誠人心一念不誠則作止動靜皆是虛假君臣父子俱不關切而生意索然矣這點實心須時刻提

起自朝至夕自始至終自大至小自內至外常爲吾心主宰而勿使動搖勿使間斷然後應事接物無所欺僞而大本可立也厚重忠信是內外交養工夫然處友不慎則無益而有損知過不改則積非而成惡古人制爲五倫獨列朋友一項須知交友原是欲講學明道取善輔仁故直諒多聞皆是勝友孟子言友自一鄉一國以至天下正見友善無終窮若友不如己不特虛僞輕浮易於習染只平等交與無嚴憚切磋意思亦終是聲氣往來何當身心性命何益天下國家必欲希聖希賢端在取友上求個進步但世間

不乏明師良友只恐學者存自是之見則其心不虛而無以聞過存苟安之念則其志不勇而無以改過故知求友又須改過凡人不知自省則不見已過及返觀內照覺得種種過失難以自匿約而言之有大過有小過有顯過有隱過患莫甚於恕過功莫大於悔過學者須從心過上猛省痛懲克治將去不特聲色貨利念頭當痛加掃除卽意必固我之私亦不可使留滯于中然後過可漸寡而徙義遷善皆從此出先儒謂克己者當至明以燭其幾至健以致其決此卽改過善法也擇友改過此人已兼勉工夫而德業

自此益進矣此四者總是君子自修之道而重與忠信乃爲學質地學者若不能警惰慢之氣去欺詐之心必至高朋日遠衆過日叢而終爲小人之歸故主敬存誠斷爲聖學綱要也吾黨今日講聖賢書不止如學究先生作舉業話頭同堂數百人皆當切己體貼當下提醒何者是我躁率輕浮處從此變其氣質何者是我虛夸欺妄處從此養其真誠何者是我道義之友終身可爲宗主何者是我最重之過一旦翻然悔悟方是真實學問方是爲己工夫諸君子無負講學之意可也

天命之謂性章

陳謝浮先生論

中庸一書子思子為明道而作也開卷第一章言道言性而兼言教者所以明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立教無非體天以明道也何謂天命之性蓋天道流行化生萬物人生之初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健順五常無不具焉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即天命之性也何謂率性之道自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良知良能發于天性見之一身有貌言視聽之則用之五倫有君臣父子之理循性而動各有自然當行之

海昌會言 卷一
路所謂率性之道也何謂修道之教人生以後有義理同然之性不能無氣稟不齊之質以性之不雜于氣質者言之雖聖無所加而愚無所損以性之不離於氣質者言之則聖得其純而愚得其駁唯聖人聰明睿智爲億兆之君師以己之先知覺人之後知于是因人生共由之道而裁制品節之設爲禮樂刑政而親疎厚薄貴賤尊卑各有一定不易之準使天下之人過者有所俯而就不肖者有所仰而跂此則所謂修道之教也夫性道教之說當子思時異說紛紜各從所尚於章首特明辨之者正所以憂世而覺民

也蓋知得天命爲性則知釋氏之以空爲性者非性矣知得率性爲道則知老氏之以無爲道者非道矣知得修道爲教則知俗儒之記誦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皆非所以爲教矣然言性言道言教其名義雖有三項總而言之性以明夫道之所自出教以明夫道之所由入故下文箚言體道之事其曰戒慎恐懼曰慎獨者乃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用功當如此也蓋人性無所不有故其道無往不在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皆此道之流行貫注人於日用之間循其道則治失其道

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是故體道之君子提起此心惺惺常在目之所睹耳之所聞其戒慎恐懼已不待言雖至於目所不睹之時而亦常如此戒慎耳所不聞之時而亦常如此恐懼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不知者正在此時而君子之戒懼爲能存夫天理之本然也君子于平時旣常戒懼而于思慮方萌之際又見夫一念之動至爲隱微然理欲公私瞭然于中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卽此念頭獨覺處便是莫見乎隱便是莫顯乎微故君子於獨知之地尤加謹慎程子所謂善惡之幾動而未

形者正在此時而君子之慎獨者爲能遏夫人欲之將萌也此二節總是君子主敬工夫上一條是靜而主敬乃涵養工夫下一條是動而主敬乃省察工夫上一條只從大綱處說下一條特從其切要處言之譬如守門禁平時看管是戒懼臨過關時又用一翻仔細盤詰是慎獨也此二節旣言存養省察之要矣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爲中已發爲和者何也此又申明性情之德具全體妙大用而不可使道有須臾之離也蓋人性之動見于喜怒哀樂乃日用應酬所必不可無者其根原却全在未發之初方其未發不

着於喜不着於怒不着於哀樂于渾然無倚處可想見其中及其已發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樂而哀樂于用各得宜處可想見其和中卽是天命之性和卽是率性之道以其寂然不動而萬事萬物莫不由此而出故曰天下之大本以其感而遂通而待人接物莫不由此而推故曰天下之達道性情之德本然全具如此然必靜而存乎天理動而過夫人欲然後能立大本而行達道此君子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敢須臾或離也其曰致中致和者卽是戒懼工夫約之又約而無一毫之偏倚卽是慎獨工夫精之又精

而無一毫之差謬耳惟其中和兼致將見湛然無物之初吾心一統體之太極也泛應曲當之處吾身物物各一太極也由是性自君子而盡命自君子而立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自然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位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自然人物動植各遂其生而萬物於此育朱子所謂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君子體道之功至此亦能修道以立教矣今約此章之義而言之性道教者本然之義理也戒懼慎獨者當然之工夫也位天地育萬物者自然之效驗也有此本然

之義理應有此當然之工夫既有此當然之工夫必
有此自然之效驗此楊氏所謂欲學者反求諸己而
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也且中
庸一書言性不言心而傳心之訣莫備於此章天命
之性心載性也率性之道心行道也修道之教心傳
教也戒慎恐懼者此心之存養也必慎其獨者此心
之省察也未發之中心統性而不淪于無也已發之
和心統情而不滯於有也致中致和而天地位萬物
育者心之體信達順而參贊化育不待外求也邵子
以道爲太極又以心爲太極朱子以主敬爲存心之
也

法然則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心與道一

經義問答 二條

楊中訥

楊中訥問小往大來君子小人一消一長勢不並立自古用君子難而用小人易故君子拔茅其彙可喜小人翩翩其孚可慮觀爻中平陂示戒復隍著象此聖人處泰之時而豫憂其否也苟比之既傷悔何及矣或謂嚴其防以繩君子寬其塗以化小人此果有當於包荒之義否許父師曰從來君子小人如薰蕕不可同器若說包容荒穢便是賢姦雜處不成泰和世界須知包荒與下馮河皆是借象語呂氏所謂八荒皆我闡者正是大度有容之意如寬赦小過器使

人材以至民胞物與老安少懷皆是兼容并包處若
邪穢小人豈可姑息養奸包容在位象傳明云外小
人師上爻特言小人勿用其戒嚴矣
又問學術不明人品斯壞故扶植人品全在振作士
氣士必能崇尚氣節然後可以出而有爲苟名節有
虧縱負過人之畧而本原一失其流不可復問近者
士氣衰坊表廢砥厲廉隅目爲氣質未融營心奔競
自誇經濟通才學道絕續關頭正在此處今日所講
儒行便可爲整躬厲俗之要否黃夫子曰白沙先生
云名節者道之藩籬明道先生亦云東漢之氣節一
變可以至道流俗多言黨錮之禍由君子所激而成
一唱百和於是魁奇骨鯁之士絕跡於天下矣學問
之事更從何處說起許父師曰儒行一篇守其規矩
卽是夫子所謂成人充其力量庶幾孟子所謂大丈夫
今日正須立定氣骨方可砥柱中流

天命章問疑

仇兆鰲

九月初六為海昌講學之五會 父師在座同人畢

集鰲司講天命之性章一時問答之辭司記諸友許

潛飛蛟張子韶美文陳允文熹已掇大要書之於冊

翼日陳穎長銳索鰲重錄講堂疑問以析諸家異同

鰲謂安陽許夫子所講性命中和天人合一之旨黎

洲黃夫子所著中和一理要在慎獨之說陳近思先

生所辯喜怒哀樂各中其節之義俱精切明白後學

何所復辯吾黨惟識得天命至善時時戒懼慎獨培

養擴充使吾心有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之妙方是切

已體認工夫若只從諸儒註解分別異同終落語言文字而無當於聖學實功但幸有明師良友得以質問是非正是講學快事敢不呈管見以政諸君子竊意此章之說先儒聚訟不一今陳疑義十條於後一當辨者如修道之教朱子從聖人立教上言程子竟就由教而入之君子言陽明王氏宗之以後而修道以仁自明誠謂之教觀之其說不爲無據但非教字之正名正義故當以聖人立教爲確論也且禮樂刑政乃聖人扶世覺民之具其喜怒哀樂所發用處必有禮樂政刑以見之實事此固不得泛言立教而輕

議朱子之說爲粗迹矣二當辨者宋儒分戒懼慎獨爲二時明儒則合戒懼慎獨爲一事鰲謂若單言戒懼亦包得慎獨單言慎獨亦包得戒懼今旣兩項並言其意固有分別且上言不睹不聞則自思慮未萌事物未接者言之下言慎獨則自事物將接思慮旣萌者言之二者自不容混而爲一至於良知炯炯始終不息靜而不使昏昧動而不使放逸吾心之卓然精明貫乎動靜者其實未嘗有間斷止息也三當辨者不睹不聞蓋言形聲未接而此心之敬畏無敢稍懈也若以不睹不聞爲形容道體之妙此鬼神章所

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而非本章之意矣末章明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然則不動不言亦以爲形容道體可乎四當辨者慎獨之獨以心之獨覺言此卽陽明先生所謂知善知惡是良知也蓋人心發動之幾原兼善惡卽以吾心驗之明是如此知乎此而爲善去惡則工夫實實有把柄後來王龍溪以獨爲無對之名亦主良知本體而言究不出乎獨知本意也五當辨者宋儒以中和爲性情本然之德明儒謂從戒懼慎獨後所得不知人心本來原有是中和其戒懼慎獨之功所以復其固有之善此朱子推原天命

率性爲獨得其全而陽明直承戒懼慎獨者反少却一層本原道理也六當辨者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分屬一靜一動此就先後兩時而言朱子之說也謂日用應酬千變萬化卽所發而未發之中仍在此就表裏一致言陽明之說也至戴山劉子又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此從易傳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分屬陰陽動靜之意卽張忠定公所謂公事未判屬陽已判屬陰之說也然王氏之說朱子語類中已有此論而劉子之說亦或問中所辨駁者按朱子有云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者

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據此則知動靜雖有二時而吾心之靜而涵夫動動而歸于靜者正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則朱子先後之說終不可移矣但劉先生之說于本文未發二字却看得有着落觀本文但云喜怒哀樂之未發不曾云心之未發本文發字原主發于外者言其未發者明是有喜怒哀樂之意而未見之於云爲耳故劉子謂思是未發爲是已發若竟屬一念未起則不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直當言喜怒哀樂之未萌矣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

未生時此之謂也今譬之射者未發是矢在弦上正當審固之時已發則箭發而中的矣其工夫全在未發上故謂其要在謹獨此則慎獨工夫正用在未發之際而所謂主靜工夫涵養于不睹不聞者又在前一步矣此與朱子之說大不相同七當辨者朱子謂未發之中以不偏不倚言已發之中以無過不及言故以後章時中用中作無過不及之中而此章中與和對遂專主不偏不倚之中周子則謂中也者和也看中和本是一項此卽劉子以動而未形者爲中之意故可合中和之中執中之中爲一致也八當辨者

延平李氏嘗令學者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朱子所親受業者後來朱子晚年而悔謂平日缺却未發以前一段涵養工夫常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此朱子晚年之論一定不易者則知未發與已發不可合作一團涵無分別也然則未發之前其氣象果如之何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無喜怒哀樂之可狀萬緣雖寂一真自如吾心如明鏡止水而未嘗類于槁木死灰也當時程子教人只在主敬者蓋能敬則端莊靜一之中自有以得夫未發之氣象此又在體認者自知而非可影響揣測也九當辯者朱子

以天下之達道爲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似與後面五達道相同今按此當與上句對看天下之大本本由中而大也天下之達道道以和而達也凡人喜怒哀樂之發當天理合人心便可達之天下而無礙倘逆天理拂人情則觸處皆阻隔而不通矣故天下之達道當謂中節者能達之於天下方有實落十當辨者中和位育之說朱子以爲未有能致中而不能致和者未有致和而不原于致中者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育者未有萬物育而不本于天地位者此可見位育之不可分屬中和矣所可疑者孔子負聖人之

德而當春秋之世如星隕地震水旱兵戈之患不能
匡救豈中和有未致耶亦不得位以行其道耳故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斷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
者言中庸言盡人盡物而贊化育言覆物載物而配
天地此皆以有位者言卽易之財成輔相亦以有位
者言之而見位育之極致也若以剛述六經垂教萬
世爲後世之天地位萬物育此亦推廣言之以見其
理之相通至所云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爲一身之天
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爲一家
之天地位萬物育者此皆推廣言之以見盡人可以
自致耳先儒又以堯湯水旱爲氣化適然而不係於
中和不知洪水未平由於誤任伯鯨商初大旱由於
夏虛所感是二聖中和亦有未盡未洽之處而不得
但歸過於氣數矣及至堯舉舜禹六府孔修湯著寬
仁六事自省方是中和克盡而位育無歉倘以一室
齋居爲足格天地動萬物是但知天地萬物默相契
合者在一念未動之初而未知一氣感通之故全在
喜怒哀樂發用處也蓋人君爲天地宗子爲萬民父
母其一喜一怒一哀一樂上關陰陽舒慘下係生民
休戚必懷顧諟天命之心必存上帝臨汝之念必謹

貌言視聽之發必慎慶賞刑威之施然後王道洽而和氣昌自然二儀協應百族蕃昌而四靈畢致此乃中和之實理位育之實事盡性至命修道立教之實功先儒以誠之一字為中庸大樞紐即此意也鰲不揣固陋敢以支冗之語求具師長之教政焉

安陽許子家規家訓

先儒呂榮公曰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此特就當身磨礪者言其實仁人昌後大凡偉人輩出蓄積定有所自為之叙述家學淵源云

受業 范光陽 等敬錄

陳齊承

家學淵源

十則

余許氏先世源流舊家真定明正德二年丁卯工部派到料價頗多時均徭未定公帑告乏二世祖福旺

家學淵源
捐已貲銀五百兩助之。真定太守幸庵彭公義其舉，
畫白鹿圖旌于家。君子曰：古云道術得則白鹿見。昔
太守鄭弘行春，白鹿俠轂主簿賀曰：公必爲宰相。然
則白鹿之爲瑞也久矣。先司馬大王父曾臨數幅以
示子孫，不但科第蟬聯若操符契，且代多詰嗣道器。
遐昌彭公之意深矣哉。

先王父司寇公字汝學，以明萬曆戊戌榜，兩宰名邑，
治蹟循狀載刊，許公敬事編與崇祀鄉賢名宦錄中。
行世久矣。先孝祀公見背，方廿歲灑血終天，抱恨靡
及。隨倣文公家禮祠堂制，蓋祠三楹，額懸廕福，又推

高曾祖三世神主，別供一處，匾名追遠。朝夕泣奠，不
異生前。行定省禮，至朔望叩歲時薦，春秋祭悉率合
家弟姪子媳孫男，虔舉其祀事，終其身弗輟。雖避難
山居，亦未間隔一次。

先王母馮孺人治家甚嚴，每日未黎明卽起盥洗畢，
焚拜天地祖先。前，先孝祀公每平旦不櫛不沐，先詣
堂上問安，候王母淨面畢，就盆中水，偕弟共洗，不另
用。晚更依膝下，每至夜分，不諭歸私室，不退爰額。王
母堂上曰：愛日定省無間，如花晨如月夕，每當令節，
必設筵，仍命警者老嫗輩唱說古名賢忠孝節烈等

故事。至初度。更合子婦弟姪。及甥壻眷屬等。稱觴土
壽。雖家人僕從。亦挨次獻祝。務合一家之懽心。以事
其親焉。

先孝祀公。因王父任滿。皇恩寵及兩尊人。建恩榮坊。
於家第前。又造尊勅樓於宅第後。總不忘天寵也。又
於別院中庭。額曰務本軒對聯。事就為大事。親為大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軒之北庭。額曰翁順堂對聯。養
不中。養不才。父子洩心。不藏怒。不宿怨。兄弟怡心。居
常庭訓。其內曰。若等既為清白吏。子孫須敬佩祖訓。
與聖賢教人。所以讀書大義。端重忠孝。不但掇拾青

紫也。必若爾祖。生為名宦。歿祀鄉賢。方不愧聖賢。當
年訓余曰。上進莫如讀書。養心莫如寡欲。又引諺語。
為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為人若不學好。誇甚
尚書閣老。郭巨李聰。豈非布衣。只一孝。流芳百代。曹
操秦檜。豈非閣老。只一不忠。遺臭萬年。爾等喫緊要。
做不朽人物。莫忝祖德。至以純字名余。重儉德也。余
四十餘年。不以絲帛為裳。不敢忘命名意。又恐余情。
賜號勵齋。余繕寫二大字額門。常目在之。不敢懈。皆
是爾等所熟識者。若徒嗜帖括義博科名。私妻子。忘
孝弟。不矜名飭行。余不甘作舐犢愛也。於是擇聖賢

經傳中、關孝友者、書兩匾、懸翁順堂之兩簷、又書漢唐宋名賢、如柳開仲塗、呂正獻公等、教家嚴肅等故事、兩匾、懸務本軒之兩壁、更置反求處、在家祠蔭福堂之左、間有不率子衆、鎖禁之、俾覩祖廟而興怨艾、嗟也、遺址尚在、庭訓誰能忘也、

孝祀公、重刻袁了凡先生省身錄、及太微仙君功過格二書成、庭訓曰、道理源流要辨、聖賢分量須別、每想樂天知命四字、終是賢人局面、必到格天立命、迺大聖人作用、讀大易六十四大象、六十四個以字、那一件、非大聖人補天地、猶憾爲民物立命之事業處、

處於造化相爭、非區區循分補過之爲耳、康節先生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此與富而可求也、節叅看、不過澹安求者念耳、康節先生又曰、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此於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章、叅看、方見大聖人本領、小儒諱言求福、豈知五福中、攸好德、亦可不求耶、江都正諡明道二言、立唐宋以來道學正鵠、翻戰國以上功利局面、端屬聖門功臣、奈何後人遵奉過嚴、名教苦無樂地、反令崇尚空虛者、得借功效、惑人、豈知仁者必無不獲之先、難念無兩分、功有必得、大聖人參贊位育事業、寧區區功

效之諱言哉。此錄與格兩書，頗合大聖人心事。積德累功，可立一己之命，即可立天地民物之命。主張造化，檢攝身心，是吾儒慎獨修道大學問。當敬行而廣傳之，莫誤謂惑於禍福之書也。
六十餘年，余家發甲者多人，非祖德宗功，自難致此。然要知上天篤生此偉人，朝廷百年養此士，聖賢千年重吾道，總爲斯世斯民，耽憂這一點心。吾儒既生，爲天地間人，須做天地間事。況已名題彙榜，古人慎重此身，不輕許人。這一件道理，須索講究，莫自待輕小。這一種事業，不引爲分內事，當委之何人。試看十

三經、廿一史，從古來帝王聖賢，行事說話，那一事，那一言，不是這一副心腸。真西山先生，大學衍義，丘瓊山先生，大學衍義補，歷代名臣奏議，大明會典，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黃石齋先生，易象正，這幾部書，分門列段，都有可觀。然其間尚有漫無折衷者，酌古準今，引經據史，仍當以易象春秋爲斷。不真實，知天地人三件道理，做不出一中真實事業。切忌有三種學問，斷七莫犯一種晉人風流，不做實事，毀裂名教，草芥民生，以吾儒而崇兩氏虛無之教，但以燒香喫茶，飲酒賦詩爲雅事，又以圍棋種花，聲伎絳帳爲高風。

此等能壞民風、關係人心世教、能壞朝政、關係家國、天下、又一種假道學、尋章摘句、全不知濟世安民、有極大事業、膠柱鼓瑟、併不知行修名立、有真實義理、又一種小氣節、惜行矜名、亦能振起鄉曲之頑懦、崇齋岸宇、更能鼓動士林之聲援、或以文章相標榜、或以節烈樹門戶、此皆激宕成風、徒多黨立、卓品峻矣、流毒國家、古今大戒、汝等識之、

先孝祀公一日訓禮曰、余總角時、爾祖已聽鳴鹿、嘗詰余以三教、余彼時亂談、今方了然、如中庸之道、儒教也、賢知之過、卽佛教、愚不肖之不及、卽道教、何言

之、若淫若殺若貪、君子三戒章、何等平易、彼佛教者、俱過一步、不惟不妄淫、並室家好亦絕、不惟不妄殺、并有罪人亦赦、不惟不妄貪、并自己身亦捨、矯枉過則決裂、豈得爲中、若貧富、若貴賤、若壽夭、吾儒疏水亦樂、雖有天下而不與、朝聞夕死可、何等安順、彼仙教者、都退一步、懼此富不永、寧處貧、怕此貴不長、寧居賤、懼此身生不久、先死其心、清靜流爲刑名、勢所必至、理一分殊、精辨之、乃知吾儒極中至正、可大可久之度、越二氏也、爾祖此時尚在、諒不易此言、禮受教拜言曰、三教古無此名、後有之、皆云一理、又或云、

體同用異。今乃知體亦未嘗同也。嘗以一事而三念。別之。亦可以罕喻。有巨紳者。里居值惡少。無故詈其門。永日且呼名。巨紳曰。急閉門。勿與較。既而惡膽愈壯。孽日深。罪坐辟矣。莫可解矣。事聞巨紳。使此時作嚴正念。曰。惡有惡報。當戒哉。道教嚴。將類是使此時作悲憫念。曰。為惡不悛。竟墮於此。可哀哉。釋教寬。將類是使此時作追悔念。曰。得無向者。縱之過耶。假當日薄懲之。或不至是。予過矣。儒教大將類此。據此觀之。念頭即別。又奚言用。先孝祀公歎曰。禮言是哉。天地之憾。堯舜之病。禹稷已饑已溺。吾鄙已立已達。俱

此物此志也。尤要知先事而教養。當機而裁正。更饒若多作用。苦心寧只待事過而悔。奚益哉。

乙巳春。先孝祀公。訓禮曰。崔後渠先生。當年有家塾。祀先師。配以周程張朱邵司馬六君子。後益和靜魯齋兩子。皆豫人也。又有數卷樓。藏本言幹言。或言三種書。今皆已矣。汝可踵其事。建一尊經家塾也。禮遵建之。請何祀。孝祀公曰。魯司寇。斯道之祖。萬世不祧者也。遠自義農以下。其所自出之帝。若臯若箕若望等佐。則皆夾室諸賢。四配十哲。七十子。嫡派昭穆。周程張朱。中興宗子。至春秋以來。左丘明等。漢隋唐元

明諸儒中附張留侯、諸葛武侯、關漢亭侯、狄梁公、郭令公、韓魏公、岳忠武公等，皆可稱小宗支子，總列一軸，系若宗譜，共茲俎豆，以誌淵源。禮問曰：先師尚矣，溯自羲皇者何？曰：靜。聖動王，一道也。不則似吾子，但能刪定，有功名教，是道統不承。治統所做非參天地，配帝王，澤蒼生，懷河嶽之事矣。禮又問：補留侯數人，何說也？曰：制治勘亂，皆吾儒也。不則似聖道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能，揆文不必兼奮武，但黼黻太平，全不能勘亂返治也。此朝典所不及，而家塾特及之，方見吾鄙全體大用，無不具世治世亂，不可一日離吾

道。與治。撥亂不可一日少吾儒。禮敬誌之。又問經則

何尊。曰有鄒魯遺書如十三經等。蓋義堯舜禹湯文

武周孔之傳在焉。有濂洛關閩傳書如太極西銘等

蓋周邵程張朱蔡之學具焉。又附政效一則。凡歷代

帝王一治一亂之鑒。如廿一史通鑑綱目通紀會典

本朝典例等書。又附儒術數則。凡各代諸儒定策匡

王之畧。如星曆兵刑禮樂賦役河渠農桑等書。此外

一切立釋丹經詩文詞賦詭譎清尚等書。舉不旁及

嚴之絕之。政以尊吾經焉耳。禮祇遵之。檢此數種。莊

嚴龕櫺牙籤錦袱。敬焚供於几師像。兩腋旁。效前輩

家學淵源
臧榮緒者每以宣尼庚子誕日陳經書而拜之是亦
云尊也。夏四月尊經家塾成中龕魯司寇像堂額懷仁堂三
字對面軒一画太極圖下画河圖洛書二圖匾額會
極書院四字庭聯主宰乾坤一太極裁成民物幾函
經左列家塾明體之學一版上列小學內篇立教明
倫敬身稽古載虞夏商周聖賢事蹟小學外篇嘉言
善行載兩漢唐宋以來賢者言行四禮儀冠婚喪祭
四節四禮翼蒙養成人女訓婦道侍疾修墓事生睦
族八則又補古賓禮二鄉飲酒士相見也右列家塾

達用之學一版大學行義格致則明道術辨人材審
治體察民情誠正則崇敬畏戒逸欲修身則謹言行
正威儀齊家則重匹配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凡會
纂經史帝王爲學爲治者也大學行義補治與平二
者則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
崇教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馭外藩成化功凡會
纂古今帝王大經大法者也會典全書吏戶禮兵刑
工六綱六部職掌文選考功驗封稽勳十五省丁糧
稅課儀制祠祭主客精膳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十五
省刑名營繕虞衡都水屯田諸目又補古大誥二經

筵格心、諫官補闕也。孝祀公曰：懸此條件，可與前白鹿洞書院揭示、藍田呂氏鄉約並垂而較詳，尚與同人力行而講究之。又署一聯于塾前：天地一中分，三十六宮春常在；經綸心上起，六十四事日當空。時因地震天變，作訓以教子。若孫曰：天威當敬，天心當順，天心教人孝，孝不間存亡；天心教人忠，忠不論窮達，爲人勿自暴自棄，以負君親，以負天地。過勿憚改，時不虛度，推之人皆視爲天民，必務救濟，物皆視爲天物，不敢暴殄。學恕學謙，戒奢戒滿，凜六事自責之聖言，同一言退舍之天心。率子若孫，約親共友，大加抑損，以省罪愆。古今無不仁愛的天地，猶之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一般其敬式之。

先君字存白，以孝行表門，崇祀孝子祠。

不肖三禮擇記

河洛源流

大篇

許三禮曰。河洛正學一書。始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邵子文。謝顯道。尹彥明。許魯齋。薛文清。曹正夫。崔文敏。何粹夫。薛君采。共十二子。繼又續鄭仲師。衆服子慎。虔韓昌黎。愈呂原明。希哲。李端伯。籲張思叔。繹王懋學。鴻儒王子衡。廷相。許廷綸。誥。共九子。前十二子。爲詳載其言行。後九子。方列其姓氏。乃邵蓼三先生。爲息令時所著也。理學宗傳一書。于宋拔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邵康節。朱晦菴。陸象山。七子。于明拔薛文清。王陽明。羅文恭。顧端文。四子。餘漢隋唐宋

元明各代諸子俱列儒考內。乃夏峰孫鍾元先生所纂前正學書。特就天中河洛之鄉表章。至宗傳書。乃念自顏子孟子沒後。聖學不傳。二千年來。無此譜系。幾至宗風失墜。是兩書也。大可爲後人學道之階梯。作聖之津梁也。竊謂道開河洛。有源有流。自有乾坤來。大聖人承繼天地生民育物的擔子。如子孫續述祖父之業。相傳下來一般。使民不得生。物不得育。失養失教。卽同爲子孫者。失墜了天地父母之業。一樣。古今只此一件事。做不了。所謂治統在。是道統在。是再無兩般說話。吾嘗曰。爲聖人者。做天地的大孝子。

而已矣。自此大義不明。不但百家爭鳴。異學競出。都去躲重投輕。做自了漢的生活。卽在聖門中。道學先生。分量不及。識見久蒙。亦要拋卻天地民物四件。去講明心見性的說話。不知心是何心。性是何性。究竟做成一個戴儒巾的禪和子。明也。躲重投輕。倒反說精談妙。只成了這個曲學局面。將令聖學絕傳。全坐在此。豈非二千年來。一件大可憂的事。竊自今。端也。爲聖道發明。不得。不于河洛之源。一追序之。于河洛之流。一廣及之也。然後知濂溪先生一派。尚行得天地民物一個聖學根子。在不單也。做明心見性。坐靜

觀空的生活耳。今試暢言之。洪荒勿論。念自河出圖。洛出書。天開道。原伏羲氏畫卦。神農黃帝繼之。堯舜禹開一中之統。湯繼之。文武周公演易陳範。制禮作樂。又繼之。可謂此道明備于中天矣。總之以作君兼作師之統。以治統兼道統之傳。無非令民安物阜。生遂倫明。仰副天地生成之意。完了做聖人的一件事。此時心也。性也。道也。學也。統攝在內。都渾而不言。卽風后力牧。倉頡岐伯。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稷契臯夔伯益伊傅箕子。太公望散宜生等各分職其官。亦總是佐成這一件事。並無偏也。全也。同也。異也。另

立名目。文學武烈。理學經濟。文章之可言。獨至周平王東遷。王綱失墜。雜霸迭起。而且異教繁興。上失其道。下失其學。功罪相半。真偽混淆。世道勞泯。誰是民物之主。疇副天地之心。所不至人類而禽獸。天地而晦塞。僅此齊桓晉文。管仲趙衰輩。尊攘之一綫。故天地特變一局。面令孔子。顏曾。端木。仲由。子思。孟軻。一班素王素臣。出而持世。竟溯自平王四十九年己未。爲始。將一代大經大法。特筆特削。著爲春秋。人但知誅亂臣賊子。尊周攘楚。發明天子之事。俾禮樂征伐大權。依舊還之共主。君父臣子大倫。昭然明于萬世。

大振文武成康之舊業。已耳。豈知麟經絕筆。實與贊
義易。刪詩書。正樂定禮。同功天下萬世。人知尊王。七
知法天。名分彰。倫紀明。而後物得阜。民得安。天得清。
地得寧。這分明是將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以來。承繼天地的生民育物擔子。已墜矣。重新整之
安。已亂矣。重新撥之正。豈非以作師扶作君之統。以
道統救治統之窮。所謂貞下又起一元。以韋布大聖。
終皇帝王霸之局者耶。故曰。尼山師弟之盛。上與成
周父子。殷商祖孫。唐虞君臣。俱係千古絕構。承繼天
地爲生民育物的意思。特地生下持世的。但自周平

王四十九年己未。人知是古今一個大界限。自周敬
王四十一年己丑。又是古今一個大界限。鮮有知者。
何也。前此皇也。帝也。王也。與相也。師也。俱是大聖人。
俱能真實承荷天地生民育物擔子的。子輿氏溯見
知聞知之統。直以孔子繼湯文堯舜之傳。良有據耳。
後此君不能兼任師道。師亦不能總理君道。猶之天
地父母。一個生民育物的家業。值承祧宗子。力量淺
薄。肩荷不住。更得宗臣家相。多方分理。總成一般。故
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此語一定。遂
成千百年不易的局面。狂者進取。有開闢。世界之力

量造福蒼生。求其一言一行之盡。以聖道未必能也。狷者不爲。挺固守聖學之氣骨。有功名教。若令其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得天下。斷不爲。因是皇帝王相師。五樣大聖人。獨力兼承君師治道之統。只得分行協任。仰副天地之心。故總名曰道統。此河洛之大源流所在也。若不透晰這個大義。單以漢隋唐宋元明一派大儒。竟謂直接洙泗虞廷之道統。恐天下萬世疑所謂道統者。止立德立言。不及立功。止能揆文。不必兼奮武。但可黼黻太平。不能戡亂救世。竊故廣河洛之傳之流。必兼及五百年名世諸賢。與盡瘁之勞臣。戡亂之武烈諸英也。但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綱常名教作干城者。又不爲富貴淫貧賤移。威武屈。是有體有用之真品。俱可分列四科中之一科。誰曰不宐。必若此。方見聖道全體大用無不具。而揆文奮武。不可一日少吾道。興治戡亂。不可一日離吾儒。千百年來。世界有缺陷。聖道不終窮。縱極運數否塞。生民育物。斷不有人。克副天地生成之心。斷斷有人。以此見儒道分。聖道合。無論否泰治亂。皆能功及民物。位育天地。方能接得洙泗之傳。與夫義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之統。此河洛之傳之

流焉得不廣及之也。又歎自唐代以來。建立文廟。祀吾夫子。又建立武廟。以太公望諸賢對峙。且自漢隋唐宋元明來。配祀吾夫子者。悉取有功經學之諸賢。後人見解不大。成說執守。竟將尼山夫子頭面。亦看得止是漢隋唐宋元明一派大儒的規模。恐天下萬世。謂所謂聖統者。止有功名教。不及蒼生。止作師韋布。不配帝王。止垂範人倫。不參天地。竊故序河洛之傳之源。既主自尼山夫子。必上追及堯舜與夫羲農。分註及創與之各帝也。俾知內聖與外王同道。共是為天地立心。共是為生民立命。共是為綱常名教作

主持。為天下萬世開太平者。讀中庸書自明。夫子係商周臣子。當祖述稷契。何以祖述堯舜也。當憲章伊周。何以憲章文武也。但大聖人以道相承。或總理。或分任。直是為有乾坤以來。承祀天地。一個大孝子的事。不必分潛龍見龍。作兩樣觀。况夫子門牆。疏附後先。有人何德不備。禦侮奔走。有人何材不有。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斷也。非經治有餘。救亂則不足。斷也。非禮教有素。韜鈴則未遑。斷也。非存心養性。則講育民物。輔帝王參天地。則曰分外。以此見靜聖不損。動王不加。遇殊而功一。其績在一時萬世之天。

地。民。物。無。異。也。且。也。尼。山。木。鐸。二。帝。三。王。鍾。簋。如。同。傳。一。栝。棬。口。澤。與。手。澤。俱。存。不。待。言。矣。蓋。各。代。創。興。之。英。君。膺。天。曆。數。救。民。水。火。獨。是。一。中。之。心。印。逸。傳。不。得。謂。非。紀。玉。牒。之。裔。派。抱。宗。器。之。主。人。耳。此。河。洛。之。傳。之。源。何。可。不。追。序。之。又。分。註。之。也。嗟。也。一。序。其。源。一。廣。其。流。前。後。上。下。合。觀。之。則。河。洛。之。正。學。宗。傳。方。明。吾。嘗。擬。太。學。中。崇。祀。道。統。譜。系。一。圖。附。后。既。分。列。始。祖。爲。前。廟。又。溯。追。所。自。出。之。禘。爲。后。寢。其。室。在。兩。夾。室。者。配。享。后。之。左。右。其。室。在。兩。廡。者。從。祀。前。之。左。右。做。嘉。靖。年。祀。典。名。世。與。正。學。並。列。庶。綜。四。科。而。

接。一。貫。之。傳。合。狷。狂。而。纂。中。行。之。統。自。有。天。地。以。來。皇。帝。王。霸。相。師。聖。儒。凡。有。功。民。物。有。功。天。地。者。俱。在。圖。中。其。間。大。宗。小。宗。臣。家。相。創。始。再。振。分。任。單。承。臚。叙。如。宗。譜。然。總。此。義。也。卽。以。心。性。言。道。畢。竟。心。天。地。之。心。而。常。與。民。物。之。心。相。流。通。者。乃。是。吾。之。心。天地。之。心。嘗。與。民。物。之。心。相。流。通。乃。是。吾。之。性。心。天地。之。心。刻。能。爲。民。物。遂。其。生。復。其。性。因。而。致。天。清。地。寧。乃。是。吾。之。道。斷。未。有。拋。卻。天。地。民。物。于。膜。外。而。自。已。去。明。心。見。性。乃。曰。道。者。且。不。知。量。而。詔。人。前。竟。謬。謂。是。得。聖。道。之。真。傳。者。又。人。不。知。道。妄。爲。所。惑。

河洛源流
竟爭相傳焉。謬謂其真得聖道之嫡傳者。豈非古今
來大可痛念之事哉。古今來有幾種人。除河洛正傳。
大宗小宗。自羲黃堯舜周孔程朱一派。外有一等。不
但世亂不出。世治亦不出。彼非不知天地民物爲念。
原是大綱紀倫物所在。但曰旣擔荷此任者有人。我
可釋肩焉。此巢父許由務光商山四浩。嚴灘子陵。華
山陳搏。一輩人。有一等。世治方出。世亂必不出。彼亦
知天地民物爲念。若曰吾重吾大節。吾安吾不辰。已
耳。此伯夷叔齊。楚狂丈人。長沮傑溺。魯仲連。朱張一
輩人。有一等。治世亦浮沉焉。亂世亦浮沉焉。將天地
民物置之膜外。但做自己身心性命者。此楊朱墨翟。
許行夷之。陳仲子。赤松子。達摩。一輩人。又有一等。治
世不關念焉。亂世亦不關念焉。彼亦未嘗真在自己
身心性命。作工夫。而色莊論篤。渾假作天地民物爲
一體者。此鄉愿聞人。少正卯。一輩人。嘗試罕譬焉。自
有天地來。這一大家人家。祖父付來家當。自當承管
妥確。或獨力能勝其任。或將伯分承其業。總令不墜
其家業。以仰副祖父賦畀之心。可也。乃若巢父許由
輩。類人家之拘子。拘孫。若長沮傑溺輩。類人家才力
不及之弱子。弱孫。若楊朱墨翟輩。類人家營私自便。

河洛源流
之惰子惰孫。若鄉愿。若聞人類人家蕩檢踰閑之逆子。逆孫。護持河洛之正學。宗傳者。寬其途。俾衆槩之。易舉。嚴其辨。更令宗派之難篡。吾鄉呂叔簡先生曰。傍流至聖。不若正路賢人。寧使道統中絕。不可以旁流繼嗣。正其氣脈也。又曰。寧爲道統家奴婢。不作旁流家宗子。嚴其門庭也。若夫拋卻天地民物。綱常倫紀。而自作明心見性生活。且妄自惑世。謬謂得聖道之真傳者。當罪在何科。留心河洛正學之宗傳。尚謹嚴之哉。 昔
康熙十有七年歲在戊午伏臘之日

河洛源流 補正

天中許酉山先生授

男 廸澍

仇兆鰲 談九乾

陳錫嘏 陳齊永

錢廷楷 許汝龍

范光陽 許用光

陳 銳 戚 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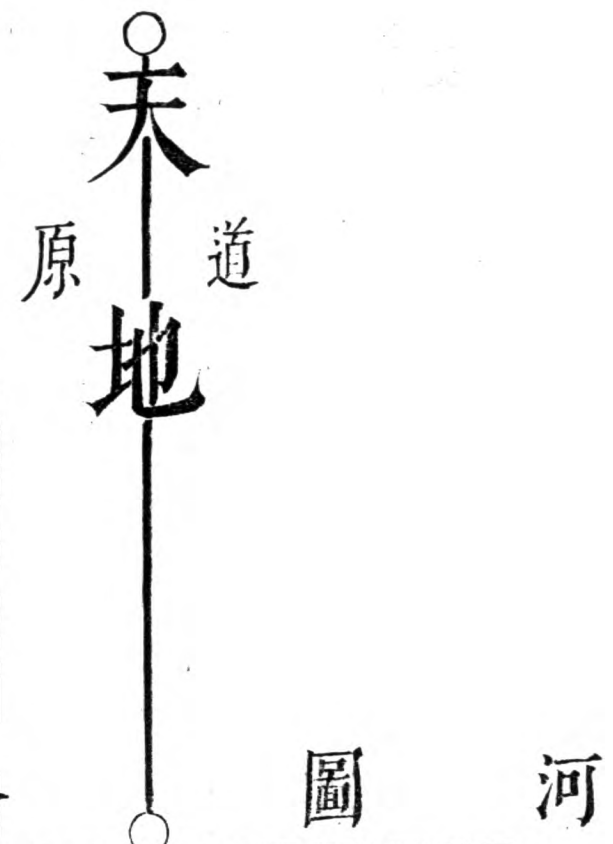
俞 寅 張曾禧

黃百學

受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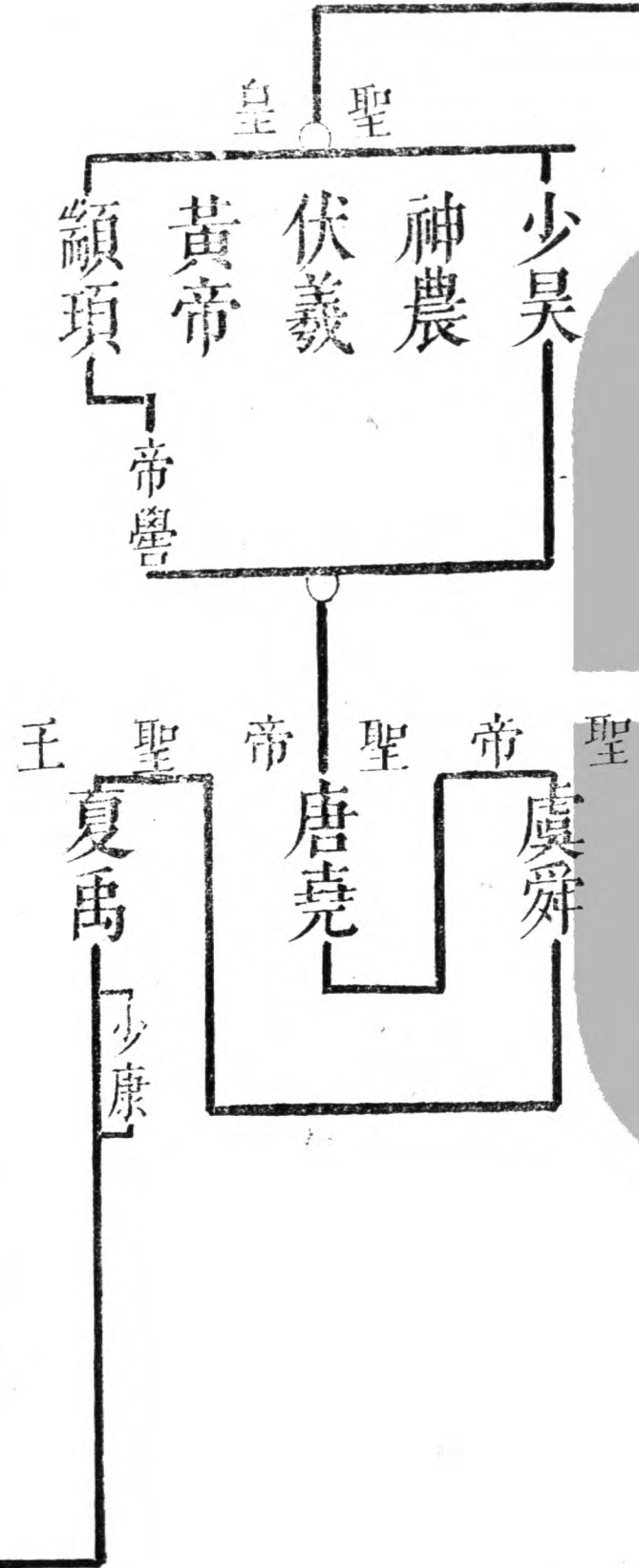
全筆記

擬太學中崇祀道統譜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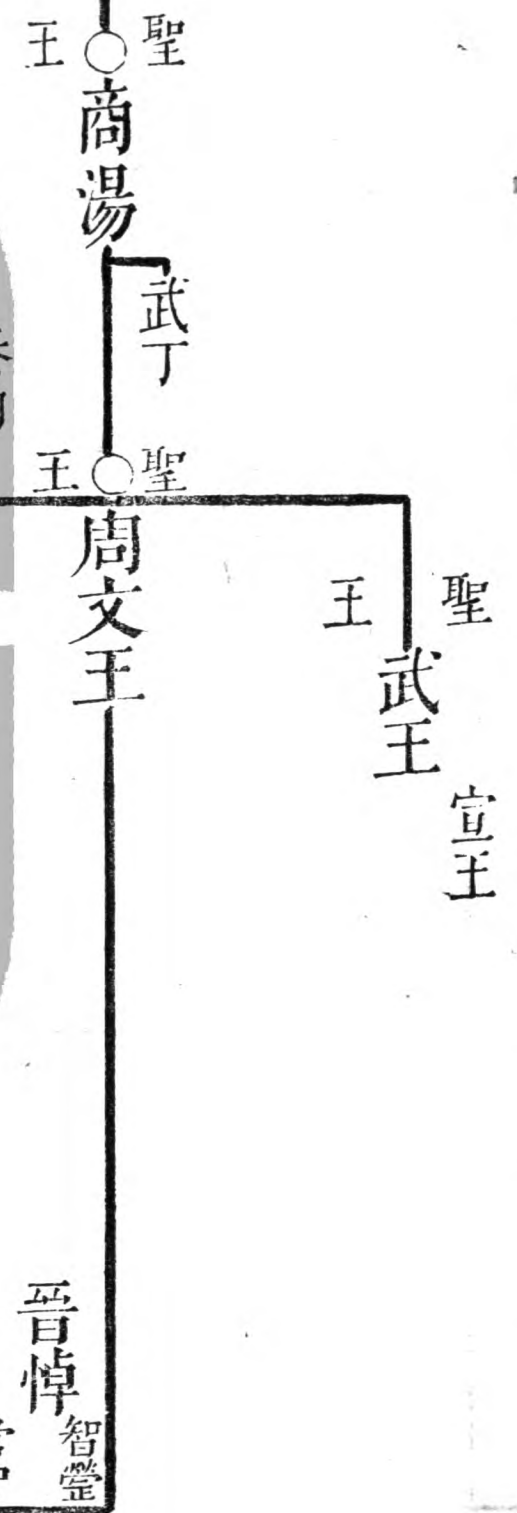
河圖洛書

倉頡風后勾芒蓐收后土稷伯益夔垂伯靡



岐伯力牧祝融玄冥臯陶契伯夷龍虞思

伊尹傳說箕子呂望散宜生召虎衛和



仲虺微子比干伯夷姬奭方叔晉仇

聖王 周公

蘧伯玉

晉悼 智瑩

齊桓 趙衰

晉文 襄叔

秦穆

顏子子思閔子騫仲弓子貢季路子夏

孔鯉

顏路

聖道 師祖 孔子

曾點

激公宜

以生民以來未有盛之聖為前廟以所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為後寢不但太學當祀天下亦當祀俾知惟此生成功德同罔極云

曾子孟子冉伯牛宰我冉有子游子張

澹臺滅明 原 憲 南宮适 商 瞿 漆雕開
樊 須 公西赤 梁 鱣 冉 孺 伯 虔
冉 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 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容蒧 顏 祖 句井彊 秦 商
公孫句茲 縣 成 燕 伋 顏之僕 樂 欬
却 吳 公西輿如 公西蒧 陳 亢 琴 牢
步叔乘

右先賢三十一人

宓不齊 公冶長 公哲哀 高 柴 司馬耕
有 若 巫馬施 顏 辛 曹 卹 公孫龍
秦 祖 顏 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 處 公肩定 鄒 單 罕父黑 榮 旂
左人郢 鄭 國 原 亢 廉 潔 叔仲會
狄 黑 孔 忠 施之常 秦 非 申 棖
顏 噲

右先賢三十一人俱四配十哲之亞可
上繼臯夔伊傅望散之侶者

右唐虞君臣。殷商祖孫。成周父子。尼山師弟。俱千古絕觀。直繼羲黃一畫之真傳。上副天地河洛之正派者也。繼此之後。君師之統。遂分所謂一畫一中。上接天地河洛之傳者。不克全力擔荷。或有功于蒼生。或有功于名教。不得不協力共理焉。

漢高祖

光武

昭烈

唐太宗

宋太祖

元世祖

明太祖

右各代之興王。膺天曆數。救民水火。造福蒼生。功垂奕世。祇是一中之心印。未能全符。所當與夏少康。商武丁。周宣王。禘食在堯舜禹湯。文武之兩夾室者也。

漢董仲舒

隋王通

唐韓愈

宋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朱熹

元許衡

明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

右各代之大儒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有

功名教風範千秋祇是一中之全量未能恢

擴所當與顏子淵曾子參子思子子孟子耐

食在孔子之廟廷者也

○既○有○興○王○之○代○起○必○有○應○運○之○名○世○戡○亂○之○武

臣相輔而起救濟蒼生

漢則有張良蕭何韓信陳平汲黯鄧禹耿弇馮

異吳漢諸葛亮關羽盧植張飛等人唐則

有劉文靜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等人

宋則有趙普曹彬潘仁美石守信等人元

則有伯顏耶律楚材木華黎赤老溫等人

明則有劉基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沐英朱濂

陶安等人

是皆不遇治而值亂卻是有君而有臣攀龍鱗

附鳳翼撥亂世而運之治而能應五百之昌

期○救○濟○蒼○生○爲○成○天○下○事○之○俊○傑○者○不○但○此○也○

漢更有周勃曹參賈誼趙充國霍去病丙吉蘇
武霍光馬援陳寔李膺郭泰等人 晉則有
羊祜杜預王猛陶侃謝安王導等人 唐則
有狄仁傑張柬之李泌陸贄郭子儀李光弼
姚崇宋璟裴度李晟傅奕張巡許遠顏真卿
顏杲卿等人 宋則有韓琦范仲淹王德用
文彥博富弼寇準李綱狄青宗澤虞允文韓

世忠岳飛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人 明
則有方孝儒景清黃子澄商輅鉄鉉楊溥于
謙郭登劉大夏李賢楊廷和張孚敬張居正
趙南星楊繼盛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宗建
魏大中黃尊素文震孟范景文劉理順史可
法劉宗周黃道周等人

是皆不遇君而但有臣值難治易亂之朝濟則
歸君之靈不濟則惟已之辱扶君民於中未
之造而爲盡瘁之忠良匡扶社稷維持風化
是名任天下事與死天下事之英賢均有功

於蒼生未始不有功於名教焉

○既○有○大○儒○之○代○興○尚○有○傳○經○之○諸○子○作○史○之○羣○
材○各○代○奮○興○維○持○名○教○

漢則有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杜春后蒼鄭
衆服虔申培倪寬司馬遷劉向戴德范甯馬
融鄭玄等人 唐則有孔穎達李翱杜甫等
人 宋則有歐陽修胡瑗司馬光楊時胡安
國呂祖謙陸九淵張栻蔡沉真德秀等人

元則有吳澄姚樞等人 明則有曹端丘濬
蔡清鄭曉鄧元錫章潢來知德陳建等人
是或距今尚近而有傳道揆未絕而可守闡聖
經序賢傳衛正道而不至晦而克全千世之
彝常顯著名教爲羽儀聖學之名賢者不但
此也

漢更有楊雄 隋則有關朗董常 宋則有穆
修李之才邵雍劉子翬李侗羅從彥蔡元定
陳亮黃幹陳澔以及呂希哲邵伯溫孫復劉

質夫李端伯朱公揆李嘉仲馮聖先暢潛道
孟敦夫呂大忠呂大鈞游酢呂大臨謝良佐
張繹尹焞蘇炳王蘋楊應之馬伸侯師聖劉
安節劉宗禮林大節周孚先范育胡宏張九
成輔廣張洽李燔葉味道廖德明李方子陳
淳詹體仁徐僑傳伯成黃灝楊復石子重楊
簡何基王栢舒璘曹建袁燮沈煥金履祥許
謙陳埴胡一桂饒魯等人 元則有劉因黃
澤安熙趙復竇默王恂蕭欒同恕第五居仁
武恪孫轍胡長孺陳樵字木魯獬陳櫟等人

明則有吳與弼羅倫章懋湛若水羅欽順
呂柟鄧以讚李材鄒守益顧憲成馮從吾以
及陳真晟陳選張元禎周英莊景黃仲昭張
吉鄒智王廷相何塘崔銑賀欽尤時熙呂坤
王鴻儒薛蕙呂維祺許誥陳琛蘇濬林希元
曹子汴陳龍正金鉉又鹿善繼孫奇逢徐愛
錢德洪王畿王艮薛侃歐陽德黃弘綱徐樾
何秦魏良弼羅洪先王棟趙貞吉林春羅汝
芳黃綰顧應祥南元善方獻夫陸澄冀元亨
徐珊王道穆孔暉等人

是皆去聖愈遠而言湮。值異學競出之候。或究理數而見天心。或講性學而衛聖道。延道系于中絕之日。而爲理學之耑家。扶植人倫。倡明正教。是名上紹聖緒。與下廣師傅之儒宗。均有功於名教。未始不有功於蒼生焉。

合而論之。所謂應運之名。世戡亂之武臣。與夫盡瘁之忠良。俱屬伯靡。虞思。共和。吉甫。方叔。召虎之流。亞上不能比稷。契。伊。呂。周。召。下可儕。管。樂。趙。狐。僑。書等佐者也。所謂傳經之諸

子作史之羣材。與夫理學之耑家。俱屬冉閔。仲。賜。游。夏之正派。上不能比顏。曾。思。孟。下可繼左。董。公。穀等賢者也。總之一本而萬殊。塗而同歸。既有功于蒼生。兼有功於名教。合四科而接尼。山一貫之傳。分狂狷而繼。虞。延。中行之統。協理共事。缺一不可。仰副。

天地生民育物之心。其揆則同焉。此道原於天。終合於天。補正河洛源流之大義也夫。

海昌會講記

安陽許侯治海昌之四年作講堂于署之東偏堂成與邑人講學其中四方之士多至者先期戒行事選於門人學者以爲司講司監司儀司祝司記司賓各庀其事至日質明咸造于堂謁先師位執事之人各就列聽講者東西坐揖畢鳴鐘鼓宣白鹿洞學規司講十八人以次進講若經若書人一章每講司講者出位揖就坐展書讀畢先述師長之說而後以其說反覆之暢通之意盡乃止講畢下坐揖復位司儀舉不如儀者祠先聖用三獻禮奏樂童子歌詩司祝讀

祝中講會食司賓贊賓講畢終獻賓主師弟復就位
有疑者以次出位問難司記記之既已童子升歌伐
木之三章禮成而退先時天積陰至日開霽在講堂
者二百有餘人環而觀聽者數百人終日肅然揖讓
進退訖如也辭氣閤如也志意忻如也先是
姚江黃太冲先生嘗講學于山陰去歲許侯實迎以
來自春涉冬凡六講至是先生未來侯乃與其門人
取所講十八章更博論之爲義益精而其勤至矣唯
學術廢而人材衰非一日之故馴至于今人心澆訛
名節敗壞綱紀文章蕩然有志之士嘗思起而救之
然二三耆儒旣深藏巖谷之下不爲時所推崇在位
者又罕能擔荷其事天下多故一切取辦簿書有司
救過不贍其賢者潔清自守而已何暇及教化以故
舉天下之大而不知有學驅一世聰明秀異之士而
爭驚于功利不能自還許侯于其時乃獨奮然以倡
明絕學爲己任又能禮致名德宿學之儒以爲人師
邑之士大夫亦遂歡欣鼓舞以贊其成其登賢書爲
國賓者皆循如執弟子禮唯謹吾于是歎侯之難能
多諸君子之樂善知天下事無不可爲而有位者之
果得行其志也抑未聞之學者非他學爲人而已爲

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自昔聖賢之言皆平易
切近至當歸一而其後乃有朱陸異同之紛紜要其
所爭在毫芒杪勿之間至其根本節目則無弗同者
經傳之說具在學者篤信而敦行之皆可以優入聖
域設也不從事于文行忠信而空談性天未能積學
窮理而妄論儒先之得失意見橫生辨論滋有譬之
適通都者不羸糧疾驅顧日按圖而索道里療饑者
不烹飪而侈談太牢之味其于我何得焉是故爲學
之道規模欲遠操修欲近志趣欲高踐履欲實其目
視聽言動其事子臣弟友其用兵農禮樂早作而夜
思坐言而立行以敦本之身爲有用之學世道人心
其有賴乎若曰資論說爲名高而已則非今日賢侯
所以勸學之意而何以副斯盛典易曰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同學之士尚勉旃哉未不敏
未嘗學問竊慕黃先生之爲人而未得一見今以未
坐聽講犁然有當于心退而記之并綴次所聞以就
正于有道云爾丙辰二月六日吳江潘耒謹記

